





藤森成吉集

日本藤森成吉著

森 堡 譯



3 0543 6539 4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藤森成吉 肖像

09201

譯者的話

祇要他是個稍爲關心日本文壇的人，我想，無論誰個也不會不曉得藤森成吉——這位日本新興文壇的老大家——的存在吧。

而且，藤森氏的作品——論文，戲劇，小說……——在好幾年以前就已經陸續由張資平，沈端先諸君譯成我國文字。因此，我以爲：他在我國的讀者羣的心目中，也該不至於怎樣生疏吧，

他是一個智識階級出身的作家。最初，可以說是一個人生派，帶着相當濃厚的安那其主義的色彩，然後才漸次地傾向於社會主義，轉變成爲一個前進的作家。

關於他的生平，在本集的卷末還附錄着他的

自傳式的年譜，可以參閱。此處，恕不贅述了。

本集因為想把作者的全貌盡可能地呈獻，介紹於讀者之前，所以，在縱的方面：一面選譯他的後期作品（‘土堤大會’，‘應援’，‘來自病榻’，‘不拍手的人’，‘快車’，‘金目王子’），一面也選譯他的前期作品（‘雲雀’，‘陽傘’，‘一個體操教員之死’，‘上街’）；在橫的方面：則包含着小說（如‘土堤大會’等），戲劇（如‘快車’），童話（如‘金目王子’），散文（如‘不拍手的人’）。

在開始翻譯的時候，爲了選擇和參照的緣故，曾經幾乎把藤森氏的作品集全部搜來，凡七八種；但其中類多大同小異的。因此，在翻譯的進程中，所根據的主要底本，約有三種：‘藤森成吉集’（改造社版），‘同志’（南蠻書房版），‘急行列車’（日本評論社版）。

本書倉促譯成，沒有許多推敲，詳審的功夫，不妥或過誤之處，或許難免。我在虛心而誠懇地期

藤森成吉集

待着一切善意的指正。

——‘九一八’二週年紀念日於上海。

目次

譯者的話

• I •

土堤大會

小說

• I •

應援

小說

• 25 •

來自病榻

小說

• 67 •

雲雀

小說

• 91 •

一個體操教員之死

小說

• 127 •

• I •

陽傘 小說
• 149 •

上街 小說
• 165 •

金目王子 童話
• 181 •

快車 戲劇
• 197 •

不拍手的人 散文
• 221 •

作者年譜 附錄
• 227 •

土堤大會

此刻，我希望英、日兩國的友情能夠長遠地繼續下去，使兩國在解決世界諸問題的道路上成爲協力者、指導者。（海外電報）

麥克唐納爾

國民思想趨於一致的機會，是具有許多種類的。如當中，日和日，俄兩種戰爭的時會，就是一個例子。作爲和平主義者的我，能夠當着像這回一樣的大典，看見這種表現，實在覺得高興。我感到：新日本的基礎就在這裏。（‘東京朝日新聞’）

安部磯雄

街上充滿着黑山一般的人羣。在給人羣埋沒了的崗警前的黑板上。寫着白的，滿佈着灰塵的“花電車十二時來到”的字樣。發出了聲響。花電車來到了。用各種顏色的花卉非藝術地裝飾着的第一輛車的車身，是個莊嚴的神廟。在牠的外側，有兩個穿着不合時宜的衣裳的扁平傀儡，無意味地迴旋着在。

第二輛車，就有着許多展開那跟布爾喬亞婦人所慣穿的衣裳般的五彩的翅膀和尾巴，在凝結於粉團上面的虹一般的雲彩中間飛迴的鳥兒。——在車身裏，響着好像用風琴彈出來般的日本國歌，這大概就是鳥兒在歌唱着的象徵吧。穿着青地金邊制服的司機們，像衛兵一般地在使車輛前進着。

其次的車輛……但，已經十點鐘了。

二

時間的預商，爲花電車所妨礙了；兩個勞働者慌忙地走進了O車站。

“嚶！”

走到賣票處去，突然有人在背上一拍，A吃了一驚。但，那並不是偵探，而是同志C。婦人部的D在旁邊。

“改了地方。”

C 悄悄地說。

“到裏裏去了，”

“E川的土堤。”

“被發覺了嗎？”

“不是的，因爲那裏有點危險。”

“那末，買到那裏好？”

“T站。到那裏一下來，就有先到的人在等待着。”

“好的。”

剩下了作聯絡的 C，A B D 三個人就跳進到正要開行的電車裏去。車子開始走到大河上邊的鐵橋上去了。從窗口裏，可以在對面見到另外一個鐵橋。大河兩岸的土堤，極目都是作狐色的，長着枯草的，廣幅的斜面。

“劊子手的警察們，曾經把我們的同志，埋葬在那鐵橋對面的瓦管這邊。”

A 把今天的豫定集合地——龜戶事件（大震災的時候，日本警察在龜戶地方乘機大屠殺工會領袖的事件——譯者）的紀念地指給 B 看。

“埋在那樣的地方？”

“現在因共產黨事件而被捕的前輩們，在夜晚裏會在那鐵橋上邊開過第一回的會議哩。”

“在埋葬的地方，築有墳墓一類的東西嗎？”

“什麼也沒有。如今正在市個谷牢獄裏面的 M 君，曾經把一根木棍插進去過，直到最近都還有着

在；但，前回我跑去一看，卻已經給偵探們拔掉
了。”

電車轟隆轟隆地渡過了鐵橋。

三

“噯！”

“噢！”

“在那裏？”

“從這條路轉到右邊，走到盡頭就向左轉彎，
看準土堤走去。C 怎麼了？”

“在 O 站作聯絡。”

“那末，我等一會再去。”

在 T 車站下車的三個人，跟等在那裏的兩三
個人一同走着。這邊小屋子的簷端上，也滿掛着
旗子，燈籠，紙花等等，一片赤紅。道路，一會兒就
彎到田畝間去了。在排列成行的田徑周圍，有着從
斷苗上繁生着新的稻葉的田地。可愛的，跟矮子般

的稻穗，東倒西歪在泥土上面。道旁的小溝裏面，浮泛着古趣橫生的小碟子般的草兒，麥魚的羣集就在其間游動。是個一切都浸浴在淡薄的陽光中的小陽春。

“走在這鄉下的道路上，就覺得好像是回到家鄉去了哪。”

F 一壁拖着給拘押檻的虐待弄跛了的脚，一壁說。

“你想要回到家鄉去嗎？”

“家鄉的農民協會方面糊裏糊塗地要我回去，說是一面可以調治身體，一面可以幫他們的忙。”

“你回去嗎？”

“怎麼能夠回去？現在，這裏的工作不是很重要嗎？”

“說是委員長不想幹下去了，真的嗎？”

“有那樣的話。”

“啊呀，不想把運動幹下去了！”

“不要糊塗。——祇是想辭職罷了。”

“但是，爲什麼？”

“好像說是因爲身體不好，但，似乎也不是那個樣子。”

“什麼？”

“不曉得。但，聽說無論負責人們對他說過多少話語，他還是不聽。”

“目前怎麼能夠糊裏糊塗辭職？今天，他若是提出來，大家就質問他。”

“是的，大家質問他！”

“說是委員長今天也許不能夠來。”

“那就以後再去質問他。”

找不到路了。因爲那條路，正如蚯蚓般，胡亂地曲折歧分着。

“走上那邊去看看！”

土堤頗爲高聳。一跑上去，黃茅和蘆穗就一片白浪打向眼前來。在遠方，還有另外一條長堤跟蛇

一般地蜿蜒着。

“先鋒隊在那裏呢？”

大家的眼睛都一同注視着對面的長堤。

“不是在那邊嗎？”

在那裏，堆積着一些東西，上邊和側面都似乎有着烏鴉般的黑東西在微動着。

“把×旗……。”

那時候，在空間。給風吹送來了斷絲般的歌聲。

“是在那一邊！”

“他們在作着信號哩！”

大家都歡呼着，跑下土堤，走向稻穗的波浪中去。

四

“也有從那邊來的。可以來到許許多多！”

那時候，土堤上的夥伴們都歌唱着，表示歡

迎。

“委員長來了!”

到那一羣的前頭，發見了R的姿態，工會會員都蜂擁着。R揮着紅色的小旗子。

“可不是來了許多人嗎!”

出乎意料之外的人數使R覺得又驚又喜。

“祇有一兩天的時間，而且被補了許多人，我以為恐怕要完全集不攏來了呢。”

“我們的G工會到底是我們的G工會啦。”

一個夥伴，突然迎上去，把R的旗子接過來。

“呀，把太陽旗用墨水渲染了的哪。”

“是將掛在布爾喬亞住宅們上的傢伙取下一張來塗紅了的。”

“啊，好聰明啦。”

五

土堤的一邊，E川的秋水湊集着寬廣的小陂

紋，浮泛出鐵色，奔流着在。有時候，還有船兒悄悄地滑過。對岸，也是那湧起了白穗的波浪的蘆葦。在那前頭夾雜着楓葉的稍為高聳的丘陵，劃分着天空而蜿蜒着在，露出了黑色的長鯨般的兵營的背面的一部分。勞働者們，有的向着川流，有的把腳伸到反面的草地上去，在開始談話。

“有許多都是不認識的哪。”

“在從前開大會時候所碰到的夥伴們，簡直沒有來到四分之一。”

“有的被捕了，有的躲起來了啦。”

“因為三個月來我們的 G 工會被捕的人數要算最多哪。”

在這一邊的談話卻是這樣開始的：

“嚶，什麼時候出來了的？”

“前天。”

“大約是兩個禮拜吧？”

“唔。”

“身體怎麼樣？”

“精神是好。但，卻帶回了些‘土產’，你看，寄生蟲這樣地在手上腕上咬，又痛又癢，真沒有辦法。”

“我以前在拘押所裏也曾給那東西糾纏過。那時候還剩下了很好的藥。你可以拿去用。”

“謝謝你。”

“K還在裏頭嗎？”

“唔。可憐他的腳氣病厲害得很。”

“警察署方面將他調治着吧？”

“怎麼會調治他！我曾經拚命詰責過他們，要他們將他跟我一起釋放；但，無論如何他們也不肯讓他出來。並且，還說什麼祇要多叫他吃些麥之類的東西就可以好，簡直把他置之不理。”

“狗東西！以前N也給他們弄得半生不死。…且看這回吧！”

對着川流的一羣叫喚着。

“嚶。”

“呀！”

那是因為他們發見了那載着幾個穿紅着綠的藝妓，一壁喝酒，一壁划船的胖子的緣故。

藝妓們沒有回答。但，男人卻用那不要臉的語調，送來了寒暄。

“日安！”

“什麼日安！”

“混蛋！”

“打死他！”

此刻，船兒已經祇是發出了櫓聲。離得遠了。

“來，我們的飲料也弄好啦。”

一個夥伴從好些辰光以前就用那到過俄國去的人所帶回來的銅壺 (Samovar) 在燒茶。現在，他把一袋白糖傾進去，呼喚着。

“好啦。嚶，兄弟，Comsomor (青年團員) 騰沸起來了哩！”

“不是 Comsomor, 是 Samovar 啦。”

“Samovar? 什麼都行。”

許多人都集攏到蒸氣騰騰的銀色器皿的周圍去了。

“噯, 一個人喝一杯吧。不然的話, 後來的夥伴就會沒有喝的了。”

“若是沒有了就把河裏的水打上來!”

六

“各位兄弟!”

委員長把身體靠在一株不很高的孤樹上邊。在樹根上, 插着紅旗, 用來代替工會的旗子。拍掌的聲音沸騰着在。

“別離了許久, 如今大家又在一塊相會, 真是愉快極了。在大典戒嚴的時候, 這麼多的同志們都能夠集攏來, 這事情, 正是我們的光輝的 G 工會……”

在新的熱烈的拍掌聲中，他提出了下邊的動議。

“因為這對於我們是個不容易得到的機會，所以，我想把今天的郊遊會改為臨時大會……。”

“贊成！”的聲音和拍掌的聲音，跟暴風一般地交響着。郊遊會忽然變成了臨時大會。選舉主席的時候，R就籌劃會場的一切，決定叫S做主席。當S在對大家寒暄的時候，一個勞働者突然站了起來，發出質問。

“說是委員長因為身體的關係，想要辭職，這事情是真的嗎？”

R再站起來，加以答辯。他說——因為窘迫到不能夠活動了，所以打算暫停一會兒，專心寫“罷工戰術”的稿子；但，同志們都很盡力，昨天就替我弄了十塊錢來，因此飯總有得吃了，也就改換了辭職的初意。於是，又再從盛大的拍掌中，轉移到報告和議事上頭去。本部報告，各部報告，支部報

告……通通都跟三月以來的暴亂連續地苦戰着。

議事的第一項，就是“排斥多瑪 (Albert Thomas)””。他是第二國際叛徒們的頭目。他是世界大戰時代的法國軍需大臣；是個會把砲口朝着俄國的兄弟們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不能寬恕的公敵。他現在已經帶着成立日本右派工會的務任，從法國出發了。讓那傢伙登岸一步，就可以使日本勞働階級的解放延遲一天。他的登岸就是日本勞働者對於世界的兄弟們的恥辱……這議案給滿堤一致地表決了。接着就誦讀那傳送給登岸地(神戶)的同志的激勵文。

“神戶的勞働者諸君！我們全日本的勞働者都相信：勇敢的神戶的兄弟一定會驅逐他，使他不能夠踏進日本的土地一步。……我們 G 工會的勞働者。並不打算祇是安閑地把驅逐多瑪的事情委托給諸君。如果諸君用盡氣力還不能夠把他趕走，而且他還要到東京來的話，我們 G 工會的勞働者，就

會照例地最先擁到東京車站去把他打倒。神戶的兄弟們！我們堅決地囑托你們。在諸君的後背，正有着全國的勞働者跟着在！”

自然又是滿堤一致的可決。

其次，就提出了救援市個谷和豐多摩監獄中的G工會的前輩，前衛的議案。委員長站了起來，作贊成演說。

“那些曾經握着我們的手把階級意識教給什麼也不曉得的我們，而使我們成為現在的我們的前輩們，如今正在那邊的牢獄裏。並且，他們都在對着這寒空，訴說夾衣都還沒有準備充分的話語。收到他們的那樣的書信，簡直是我們的恥辱。雖然我們也有‘被捕者救援會’；但，因為被壓迫着的關係，也不能夠作充分的活動。我們大家都很是窮困。但，若是不用我們自己的手兒去援救的話，究竟誰個會去援救他們？我們斷斷不能夠對於前輩們坐視不救……”

“不錯！不錯！”

在他的說話的每一次的空隙間，會員們都在叫喚，在閃動着眼睛。匆匆地拿一次帽兒兜一個圈子，就收到了六塊四角的一筆大錢——那真是一筆大錢——和一件還有着肌膚的溫熱的衛生汗衣。是誰個當場脫下來的。

這時候，一個還很年輕的……不如說是很短小的會員站了起來，提出那“奪還被捕者！”的緊急動議。因為東京的一部分豫審還沒有終結，所以，R就站起來，叫他把提議加以修正，合併到豫審促進同盟的運動中去。而在“另外的房間”裏（離樹稍遠的土堤）正在開着執行委員的審查委員會；其他的夥伴，就把黃茅，蘆葦，和土堤上的蓬草折將過來，做成別的圈兒，點着火。河風慢慢地冷起來了，連黃色的蘆葦上面的白穗，看起來也好像是披上了一重霜一般地。乾枯的草燃燒得非常猛烈，赤焰發出聲響飛颺着。

“要是沒有火，我就幹不了。”

玻璃工廠的會員說。

“因為你正在烤着啦。”

“並且，祇是剛才吃了點開水和點心，午飯也沒有吃哪。”

“我連早飯也沒有吃過啦。”

“我從昨天晚上起就沒有吃過東西。”

七

當審查委員會打算要進行報告的時候，突然，大砲聲就沉重地響了起來。原來是開始了午後三時的大典的祝砲。這當兒，從同一高崗上的兵營裏，也有着萬歲的喊聲斜斜地由河面上響過來。

給驚嚇了的水鳥之羣，也好像被丟了出來一般地，從對岸的白蘆中飛翔起來。一個會員突然站了起來。並且提出了新的動議。

“各位，現在，他們正在唱着他們的萬歲。對於

牠，我覺得我們也要爲着我們的前衛，爲着革命的俄國，爲着工會而三呼萬歲。”

不待主席發問，全體勞働者就一同站了起來。並且，大呼“俄國革命十一週年萬歲！戰鬥的前衛萬歲！G工會萬歲！”，壓倒了轟響着的大砲的聲音。

八

會議一完結就開始演戲。那是委員長當場的籌劃。大家祇是把情節預商了一下子，就由指定和自願湊夠了好幾個演員。第一幕。——也沒有布幕，也沒有佈景；那沒有扮裝，也沒有換一件衣裳的原原本本的勞働者，就跑到樹跟前的泥土舞台上邊來。

“兄弟！我們已經不能夠忍耐下去了。對着這寒空，還要給減少工鈔和開除等等所威脅，我們怎麼能夠生活下去！”

勞働者的代表揮着手腕，在作熱烈的演說。

“對啦！”

又是觀衆，又是職工大會的夥伴的會員們，都應聲叫喊着。

“就是今天，也說什麼爲着奉祝大典，敬行休業；但，假日工資還不是一個爛銅錢也不發給嗎？”

“不錯！”

大會裏面的夥伴們，跟暴風雨般地在叫喚。演說終於完結了，他就跟工會的代表們一同擁到總經理的家裏去。

“第二幕。” R 這麼一說，那個一點也沒有變動的，依舊光臉的——但，因爲他穿了西裝，所以被選爲總經理——部長就跑了出來，開始表演第二幕。

“你們是些什麼東西！”

一看見勞働者代表們的臉孔，總經理就從頭罵起。但，代表們一點也不驚恐，就向資本家撲去。

這時候，躲着的偵探們就慌張地跳了出來，把暴動的代表者們加以拘捕。後來，資本家還大發脾氣，把偵探叫了來，罵他們佈置得不妥當。

第三幕是個在法庭中奪回被告的場面。給繩子綁着的代表們跑了出來，當他們×××，把階級審判加以暴露的時候，旁聽席——即是看戲的夥伴們，都一同站了起來，喊着“把法官們×××××！”，而將他們包圍着，×××××。

“哈哈………………。”

“都表演得很巧妙呀！”

“資本家表演得最好。”

“胡說！還是勞動者的代表考第一哩。”——

九

雖然是在委員的囑咐之下，大家都分散開來，從來時所潛行過的白穗當中回去；但，會員們還是興奮地交談着。

“好久沒有碰到到這樣痛快的事情了。”

“無論什麼事情都跟我們所希望一般地充分做好了哪。自從 G 工會成立以來，沒有被臨場監視的大會還算是第一次哩。”

“看見這許許多多夥伴的臉孔也還算是第一次呀。”

“以後的大會都應該限於郊游會。也沒有給偵探們襲擊的擔慮，空氣也好……。”

“什麼，改天我們一定要拿出點顏色給他們看看。”

“今天我們完全乘機佔了偵探們的先着。”

“以後，他們知道了，一定會切齒悔恨哩。”

集攏了這許人，還不如讓他們來一些好。若是二三十個人，一點問題也沒有，我們可以把他們打進河裏頭去。”

“以後，別的工會也會流行起來哩。”

沒有一個訴說肚子餓的人。不但是那樣。而

且，大部分人甚至於都不從 T 車站乘電車，而繼續地走到 O 站或 T 街。這決不光是因為沒有車錢的緣故。

應援

—

在豎着大書“勞働農民黨候補×××選舉事務所”的紙牌的小巷進口裏，每天都有幾十個人在出入着。晚上，在這許多出入的人們當中，且有着鎮上的商店裏頭的人們和農民勞働者結隊跑來幫忙。還有幾個用帶子把衣袖掛在肩上（和服的袖子很寬，作事時不掛起來就不方便——譯者）常值辦事的女人們——也有年輕的，也有年老的。而且，甚至於還有少年隊；都是用“子弟應援”的名義。

主要的工作，就是宣言書和推薦狀的發送，人

手無論多少都還感到不足，應援者都給黨員們誠心地歡迎着。租來的破爛的事務所是個平房，很狹小。人闖進去太多的時候，身體就簡直轉動不過來。在那樣的如洗芋頭般的擠擁不開的狀態當中，大家都寒凍着手指，目不斜顧地工作着。

候補者的我，已不能夠好好地認識那些應援者們的臉孔，也幾乎沒有道謝的機會。因為由於疾病和雙親的切望，晚上，我是在市鎮對面的一角的父親家裏睡覺的。早上，我走到事務所裏，應援者都還沒有來。以後就整天在外邊過活，回到事務所裏去的時候。一定是在晚上將近十二點鐘的時分；這當兒，他們大抵都已經回去了。因為演說會場的關係，晝間也有偶然走到事務所去的時候；但，很忙，人也多，完全沒有確認人家的臉孔的餘暇。

所以，當我聽見同志告訴我，說是有人從上州和伊勢走來應援的時候，我也祇是在心裏頭感謝

他們，連名氏也沒有好好地問過。可是，某一天晚上，當我和妻（在決戰的緊急時期，她也從東京被叫去作應援演說）在別一個郡縣的小村莊上相會的時候，她就說：

“你說有從伊勢特地跑來的人嗎？可不是星君？”

“胡說！他不是已經死掉了嗎？”

“可是，除此以外，在伊勢並沒有別的什麼……”

“就是在上州不也是沒有嗎？”

我把她的疑問一一踢開了。

二

爲什麼我竟斷定那名叫“星”的人已經死掉呢？雖是稍爲冗長些；但我不能不將我和他的關係談一談。

大約在兩年前，我接到了一封從一個不相識

的青年寄來的很長很長的信札。那是一張用墨筆細緻地寫得整整齊齊的，足足有一間半（一間等於六尺——譯者）長的信紙。事體，就是要我閱讀原稿。這在幹着文學工作的人，原是個多到了不得的依托；但，他的背景和決心卻異常地打動了我。以下且將重要的部分摘出來吧。

“直到我決心想寫這封信為止，想着未曾相識的你，我就很感到迷茫。（中略）我，星懸藏頓首三拜，懇求你抽出貴重的時間（就是每天一分鐘也要得）來把它完全讀完。

順便，我不能不在這封信裏寫些關於文學的事情。事實上，關於文學或是文壇這東西，我全然是個門外漢；正如不認識其他知名的文壇上的人們的名字一般地，若不是請問現在叨擾着的寺主，我也全然不曉得你的大名。那樣的我為什麼非寄這樣的書信給你不可呢？爲要使你明白這點，所以，我要把我的過去約略記下。

我的生父，當我一生下來時馬上就死掉了。他在明治三十年代是很活動的；在某些人們之間，據說是個相當知名的革命家。我是作為私生子跟母親兩個人在一個外國人家裏過活的。母親是個外國人的用人。在舉目無親的貧苦生活當中，也曾進過中學；但，讀了三年，就輟學了。我原很想繼續下去；但，失掉了主家的我們母子，卻非拚命工作就會餓飯了。

輟了學，過了半年以上的貧民窟生活之後，我就習染着故鄉廣島的風氣，單獨留下一個母親，作為美洲移民，到北美去。這是為着要使年已五旬的母親安樂，為着想要成功，變成偉大，而拋棄這於我無恩的日本社會的少年的奮發。——但，在那邊，雖是沒有同類相殘的虐待；卻有着對於異族的根深蒂固的虐制。作為日本人的我，簡直難於忍受了。因為我是個燃燒着熱血的東洋民族。一方面，日本移民們的醜惡的生活實況也使我感到絕望。

一年之後，終於用發狂的未成年者的名義被送回到日本來了。雖然我以爲被加上一頂騙人的大帽子而給人家趕回來的事體，對於我母甯是一種誇耀；但，一想到母親和自己的今後，我的精神又變成了昏暗而沉重。

回國後沒有好久，母親生了病，我就在故鄉給一個小小的造船所雇了去。那時候，物價的奔騰和世界的不景氣已經襲來了。當時，我已經十七歲；但，靠我的薪水究竟不能夠生活下去。母親的醫藥費尤其是個非常沉重的負擔，因此，我很想弄點錢，就囑托大阪的熟人找活路；於是我就跟那正在獨創天理教中的學術派的廣池博士來往，斟酌科學的理論，那對於我是有利的；但，在思想上，卻和博士決裂了。

簡直沒有方法應付我的沉重地鬱積着的階級意識；在某一回罷工之後，我就確信着母親的健康，由於負氣和貧困而跑到滿洲去」。是跟兩三個

夥伴一同去的。那當兒適逢鞍山景氣正是絕好的時候，所以我能夠把相當的款子寄給母親。但，我並不打算老朽於滿洲。而終於在十八歲的年末跑到東京去，一壁勞働，一壁開始拚命用功。母親本來是在故鄉自食其力的；但，半年以後也就不成功，祇得拋棄了一件東西也沒有的故鄉而一起在東京過生活。由於過勞的凝結，母親就害起腎臟病和肺病來了。絕對的絕望已經到來，在長期間作過血淋淋的鬥爭的我，在這兒已經用盡了精神和氣力。東京已經不是我們容身的地方，恰好那位在中學時代曾受過他的厚誼的教師住在釧路，因此，我們就依托他，到北海道去。我決心要拚我這一天壞似一天的身體，在新天地裏實行自決。

但，北海道也決不是個舒服的地方。在一年半多的勞苦和找職業的漂泊的生活當中，我吐過許多次的血，我陷進了祇是跟母親一起期待着死的絕望中去了；但，自己總覺得讓母親死在異鄉是個

難堪的遺憾。雖然並沒有什麼，可是我卻想要讓母親死在故鄉的土地上邊。我從十六歲的時候起，就想要使母親過些好日子而奮鬥着在；但，終於到了今天都還不能給與一瞬間的安息！當我想到了這一點時，我就覺得自己像淋注着血和淚。而且，當船離開北海道，走到津輕海峽的正中時，我竟由於幾乎是狂亂的自決，用短刀刺殺母親和自己。

但，我和母親都不幸沒有死去。我們給從垂危當中救了過來，受着一位寺主的照料。原來那位寺主，在那時候也恰好從北海道傳教回來，跟我們同船。那就是在這封信的冒頭上曾經提到過的寺主。

寺主是個不容於宗教總廟，獨自在新的主張下面奔走宗教改革的品格高尚的人物。然而，寺裏貧乏到了不得，到底不容許我們不勞而食。以是，寄往了一個月左右之後，由寺主的斡旋，我們就決定去做離鎮上不遠的某山村的佛寺看守人。佛寺坐落在山脈的中腰，原來是聖武帝建立的虛空藏

寺。一個月可以拿到一斗米，作為每月的看守人的薪水。

在這兒，我們才開始從好幾年來的顛連轉徙當中解放出來；在看守之外，我們還幹着養蠶材料的手藝，吸取着清淨的山氣；雖然我們還很貧乏，卻可以靜靜地養病了，那純朴的農村狀態也添加在含淚的歡欣上面，使我受到感動。並且，由於村中的兩三個青年的希望，以動手教授那日漸忘記的初級英文為動機，就在不致妨礙身體的程度上，每禮拜三次，對着七八個青年開始講起那些以中學教科書為基礎的極通俗的話語來。在中學讀了三年就休學，而且又不大有讀書和思索的餘暇的我，自然是不能夠作令人滿足的講授的。然而，青年們，對於我從過去的經驗得來的實際的人生問題，卻感到非常大的興味。哦哦，從心頭湧出來的無限的感謝喲！每朝曬着那從遠洲灘輝耀出來的陽光，我也就漸漸地感到了生存的益處。在想像中，母親

和我的健康也好像要恢復些了。

這時候，我在手藝和講授的餘暇當中，就沒有目的地執起筆來。雖說是沒有目的；但，事實上，在那企圖裏面卻有着這樣的神氣——假如我突然死掉了，那末，有誰個看得見我直到今天的苦痛和熱意呢？而且，我是要叫人家看看的。一方面，在講授方面，青年的人數也增加着，大家都熱心起來了。可是，那料想不到的打擊卻在期待着我們。村中的人們都對我發生誤解，以為我在宣傳社會主義。

縱然是由於我的不留意，沒有考慮那跟具有相當的認識和批判的都會青年不同的，坦白地燃燒着的農村青年的心理；但，我祇是講過自己的經驗及作為其結果的理想，並不敢說，要打破平穩的鄉村的因習。可是，接受了我的思想的青年們的變化，卻給素朴的農村以顯著的印象，使得我的立場變成了非常不利的狀態。以是，為着避免驅逐，我就不能不自動出山。

我又和母親一起從那七個月間的山寺生活回到寺主那邊去。苦痛的生活——貧窮和疾病的地獄——又到回來了。每天，我都做着零工。我並不後悔弄成了這個樣子的自己；但，一想到母親，卻不能不哽咽着悲憤的眼淚。那直到五十七歲的現在，都爲着我而忍受了許多苦勞的母親！就會給疾病和飢餓所困倒，我也希望讓母親在一個月間至少能夠吃喝一回滿足的飲食，穿那恰合於寒暖的衣服，稱心地取得必要的藥品！可是，我這無論怎樣奮勇，而一天連四角錢工銀也沒有的現在的境遇！我們完全是苦痛地期待着的兩個死囚！

在這絕望生活當中，湧出了想不到的熱情。寺主讀了那住在山寺時所寫的原稿的斷片，就鼓勵我把它完成。寺主似乎有着相當的文學素養；但我幾乎沒有什麼經驗。在中學時代，也曾相當地讀過書，也曾給文學所具有的偉力所打動而感到某種誘惑；但，後來卻沒有了閱讀的閒暇和金錢。然而，

我被寺主的話所鼓勵，在一年後的三月也就寫好了一個段落。

在那期間，我很吃了些苦頭。因為是在做零工的餘暇裏繼續寫作的，自然，也就不能有滿足的思索和推敲。並且，從六月到八月都幾乎不能夠寫。那是因為在這蚊子來得早的地方，沒有帳子，而借帳子的錢又不容易剩下來的緣故。十一月和十二月為着獲得替母親買一條禦寒的氈子的代價而消磨了。我為母親和自己的病狀的變化所苦；在每一次把筆投棄時，也為中絕的思想所困擾。

但，總算寫好了；寺主就把迷途的我加以引導。那就是你的大名。真是可恥，你的大著我簡直一本也不曉得；但，寺主曾把先生的人格，和對於勞働階級的事情有着難得的理解之點告訴我，所以我才用最大的懇請來呈上這封信。請你允許我的懇請吧。本來，我是應該親自拜謁懇求的；可是，不但我的身體不能堪忍，而且不能夠把垂危的母親

的生活丟着跑。自然，我也找不出旅費啦。

我自己，對於原稿也不滿意，我尤其是覺得未免過於羅列了許許多多的生活。但，這是我的整個過去的五分之一，不但在以後的連絡上難於脫漏，而且，對於當時的我，也是個坦白的心境的直寫。雖然想要改寫，而現在可沒有餘裕。說是不繳欠款，醫生就要中止給藥，這對於母親，實在是個致命的打擊。我是絕對不服藥的。醫生也說我是個奇蹟的人物，因為我若是死了，母親就非餓死不可，所以我決意盡量用意志的力量去征服疾病。母親的力量已經使我生活到現在，所以，我也下了決心，就是在最後的一瞬間，也非讓母親安穩地死去不可。

但，我們不忍長久攪擾貧乏的寺主，還有，我的身體也漸漸地衰弱下去了。餓死的事情已經迫近眉睫。我希望有個每月做得到二十塊錢的工作；但，無論如何也找不着。難道我不能夠將我拚命奮

鬥過來的本來的意志用筆寫下來嗎？自然，我是個沒有教養的最下流社會的人；我祇是依靠着那不會消失的熱意。

若是你看過了，以為是不足取的東西的話，那就請你毫無容赦地把它燒去吧。若是覺得還有什麼希望的話，那就請你教正，誘導。無論屬於那一方面，也請你下個明確的決定。如果是個也沒有價值，也沒有希望的東西的話，那末，我的生存也就已經不必要了。無論我怎樣地想活得長久；但，越發活得長久，也就越發要陷到惡劣的狀態中去。並且，我再也不忍使母親受更多的苦痛。我要趕快結束一切，實行自決。

另封的短刀，是個跟父親和叔父的牌位在一起，為我經常所沒有離開過，而且也不能離開的東西。但，為要表明這是拚我的全生命的請求起見，我要將它呈獻給你。據說這是備前國（刀劍的名產地——譯者）的製品，是個相當不錯的東西；因為

長期的貧困，裝飾和金屬裝置已經完全拿去換錢用，刀身也由於滿洲生活當時的橫暴使用，終於弄壞了。我！難道應該再把母親和自己消滅在這短刀的血泊裏頭嗎？

……雖然我充分留意過；但我的疾病到底還是疾病，所以，請你把這封信燒掉吧。”

正如信中所說的一般，在接到書信之後，跟着也就接到了厚厚的原稿小包裹和短刀。原稿如螞蟻在爬一般地寫在祇有縱格的洋紙上面，訂成了七八疊。若是改成普通的原稿紙，很可以有一千張以上。短刀方面，卻是個好像在白地上刻着裂紋般的，伸展着細而黑的線條的琺瑯刀鞘。拔出來一看，刀身並沒有生鏽；但刀口壞了，鈍鈍地在發亮，刀鞘和刀身都好像貧困的結核患者的象徵，透出一段薄寒。

若是在普通的場合，我也許會把這贈品認作虛構。因為在各種囑托的表白之下，直到現在，我

不知道接着多少次的血書。其中有幾封，都實在是難於置信的東西。但，這書信和奇妙的贈品，我卻覺得應該相信。若是還有疑問的話，那祇消把原稿一讀就行。

直到那時候為止，除開由於不得已的關係，看了幾個人的原稿之外，我曾經下過絕對不閱讀原稿的決心。若是把那樣的囑托一一接受過來的話，那就光是閱讀原稿也要把一生消磨掉吧。但，惟有這青年的原稿，我卻下了閱讀的決意；雖然因為種種工作的關係，使我不能馬上閱讀它。——我即刻將這事情寫在信裏頭，還匯了三十元左右給他，墊補他的醫藥費。

對於這件事，我又接到了一封依舊用墨筆寫的，楷書體的很長的道謝信。如今，且把各個地方摘出來吧。

“接到大札和款子，我因為受到不可名狀的感動而泣哭，母親也為之呆然自失。

過於惶恐了，使我們簡直不曉得要怎樣辦才好。這大量的款子，你大概十分需用，沒有替你幹什麼工作的我，是不敢領受的。而且在這充滿了罪惡的社會的最下層，不知道還關閉着多少比我們還要苦痛着的人們。我聽見了那些過去在苦難中倒下去了的周圍的人們的叫喊和咒罵：‘懦夫！你光是那點苦痛，就可以接受人家的恩惠嗎？’並且，我還湧起了難堪的本能的慚愧。雖然我覺得誠惶誠恐；但，也感到這強烈的慚愧。這是一個矛盾。那恐怕是從我的長期間的貧困生活所滲進去的堅硬的感情吧。但，同時，我從少年時代起，就是個毋寧是以被迫害誇耀而過着日子的人。

但，我那長期間的狷介不屈，已經從根本上被打破了。波濤般的感情和混亂，使得我哭泣，使得我燃燒。

然而，祇要你閱讀我的沒有成熟的原稿就已經過分了，怎樣還好領受你的金錢呢？說老實話，

我是很想錢的。但，沒有什麼實質的勞働，也沒有賠償，我怎麼可以接受你的好意呢？可是，如果把它退還，那不是又反而沒有禮貌嗎？思慮之餘，我就將大札拿給昨夜剛從江州路傳教回來的寺主看，請問他的意見。寺主也受着不能壓抑的感動，他的高見，他以爲：在這個時候。還是依照你的尊意收領起來，才是真的禮節。

然後，我又拿出一天的餘裕，加以熟慮。（那一天的複雜的心情喲！）經過熟慮之後，我才下了決心：打算依你的厚誼，暫時向你拜借過來，以後，祇要我還活着在，當再行還你。請你了解我吧！

對於你之爲我的亂雜的原稿而抽出貴重的時間，我在感謝之餘，祇有垂淚。要什麼時候，才是酬報這種恩德的日子！——當我把你盛意說給母親聽的時候，母親簡直歡快得哭泣起來了。她說，把身體弄好之後，一定要去拜謁你一次，向你道謝。說着，她就哭泣起來。啊啊，我該有多少年數沒有

看見母親從靈魂的奧底發出歡快來了？我也不能不以母親的心爲心而哭泣起來了。

明天，寺主又要到總廟那邊去。據說，也許不能就這樣地跑到滿洲，朝鮮去傳教。寺主那種幾乎不能夠住在寺裏頭的旺盛的精神力，很可以作爲對於我的過於衰弱的心靈的強鞭，使我奮起，使我湧起。但，寺主一去，我也就不能夠在這寺裏攪擾下去了。在寺裏頭，住着另一個僧侶和家族。雖然那並不是一個壞人；但，也不是我們的夥伴，所以，由於寺主的照應，最近我們還打算住到農村方面去。

雖然我決然要爲我本來的熱意而死；但，現在我是不能夠做什麼事情的，所以，暫時我還打算想要有一個祇要不會餓飯的工作，在農村裏靜靜地工作。並且，我十分情願做一個質朴的農夫，而養活母親，養活自己。

……從兩三日前開始，此地每天都下着雹和

大雪。再者，我以爲寫借字寫給你反而沒有禮貌，就請以這封信來代替它吧。”

接到這封信的半個多月之後，我就把他的原稿（沒有題目，也沒有署名）閱讀過了。雖然字寫得很留心，容易讀；但，實際上卻很費力。在內容方面也是那個樣子。——因爲，直到現在，雖然我也不知讀過多少小說和記錄；但，卻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的，所謂“羅列了許許多多的生活”的東西。一個人可以遭遇到這種種的經驗和境遇嗎？何況各部分都是豐富的人生的斷面呢。那混雜着外人牧師的教徒們的可驚的空蕩墮落的描寫，是無論在怎樣的近代文學中，也看不到的。那吳軍港貧民窟的可怕的生活，比賀川豐彥的蒼合，新川的記錄還要來得深刻，陰慘。那環繞着它的搶米騷擾和少年同伴們的糾葛，也是些極多彩的油畫顏料。

雖然我在驚嘆着那樣的事實的內容，然而；也感到了不滿：第一，雖然筆墨非常巧妙；但寫法卻

不是充分藝術的；到處跳出了奇怪的，沒有成熟的語句。第二，主人公是個胡亂地崇拜英雄的人物，而且還給英雄慾所驅使着。完全是個新的島田清次郎。在他的心目中，對於謨罕獸德和亞力山大皇帝的崇拜，跟社會運動的熱情，是一同存在着的。把它作為誇耀昔日的門第，而苦惱於目前的悲慘生活和環境的十五代的少年主人公的心理，也許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但，卻連作者也混進到那救世的英雄慾中去了，乾脆一句話，就是：作者還沒曾具有整理過了新的明確的自覺。在奇妙地混亂了新舊時代的兩方面的心理上面，連他自己也被抓住了。

我坦直地寫了封信給星。那作品，作為一個記錄是非常之好的，作為還祇有二十三歲左右的你的作品，也算是個佳作；但，那樣的個人主義的思想，我是不容易有着同感的，並且，在藝術的世界裏，那樣的英雄心理，也不過是個滑稽的東西。你

不可以換一個立場，再行改寫一次嗎？提起這樣的事情，對於現在的你，恐怕是個難題以上的難題吧。然而，惟其相信你的才能，所以才敢這樣地期待。若是改寫成功了的話，那末，在日本文壇上，恐怕要獲得很珍奇的東西……。那時候，恰巧碰到我有多少進款的機會，於是我就添附在那封信上再寄了些錢給他，

他的信即時就寄來了。那封長信，展開了一個可以注目的心理。他仍然先從那鄭重的話語開頭：

“在沒有完成先前借用的款項的責任的今天，又接到你的多量的金錢，直使我不曉得要怎樣辦才好。……寺主不在家；我和母親商量過一下，那由於長遠的胃病而衰弱了精神力的母親，祇是感動得在流淚——。”

然後才講到原稿。

“正如你所教示，關於藝術理論，我是還沒有

把握到明確的自覺的。並且，就是我自己也決不以爲那種先天的奇怪而變調的英雄慾是良好的。但，我卻依據着這種簡直是病態的，異常的超克慾所產生出來的意志力，才能夠從肉體的精神的墮落和危機裏面被拯救過來，直到現在。雖然我也以爲那是不能令人欽佩的事情，那是對於世間沒有什麼益處的事情；但，結果，我卻依據着這存在於自己內部的最惡的東西，才好容易能夠把生命持續到現在。若是扣除了這個矛盾，我的本質也許將要等於零。

自然，從真正的藝術的立場看來，那樣狹隘的主觀是將給作品以非常大的打擊的。我也明白：作者是應該盡量依據嚴肅的，客觀的，透徹了的自覺和認識而行動起來的。可是，那長篇，並不是從那樣純粹的藝術的立場寫出來的，而是依據拚命的吶喊而寫下的東西。橫豎都是一條短促的生命，我且把一直燃燒到現在的自己的熱情，跟最後

的血一同推進到社會裏去吧——我就是用這樣的殺伐的奮勇，把它寫下來的。我的先天的狂放的意想，正如積累了污塵的瓦管一般地一齊噴了出來，採取着隨手拿來的，沒有成熟的表現。我的惡熱使我寫出了它。

如今，若是把這惡熱取去，那我就將馬上爲一切事物所戰敗，連一天也不能夠生存下去吧。正如你所說的一般，我是完全在兩個相反的思想當中的。英雄慾和社會運動思想的矛盾！由於長遠的困苦的经验，在目前，那滑稽的英雄心理幾乎已經滿佈着創傷；可是，由你一加指摘，我又瞭然地感到；它究竟還活着在。這種矛盾，難道不放棄一方面就無論如何也不可救藥嗎？抑或很可以把這兩個相反的思想作爲屬性，而達到更加強大的，微妙的，綜合過了自覺呢？而且，要那種自覺才算是真的自覺和思想嗎？難道若讓我這本來的矛盾境地存在下去，我就不可救藥了嗎？

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已經用盡了。而且，還有母親的睡態和我的疾病！暗淡的絕望和焦躁，像火焰一般地在狂舞。——然而，我是要改寫的。雖然不曉得要費多少時候；但，我將跟你所說的一般，傾注全力去幹一幹。若是改寫得好的話，就真正有發表的可能嗎？

……轉移到農村裏去的事情，因為有了好去處，所以打算在母親的精神良佳的時候就搬去。”

依據着英雄意識，他才能夠奇蹟的地堪忍到現在。——他的原稿，就是這話語的最好的證明；但無論怎樣殘酷地使他苦痛，我也不能夠吐露自己的意見以外的話語。

“除那以外，決然不會沒有其他的力量。將有一個時候，那種轉換對於你一定是必要的。改寫，操之過急是不行的，用功，慢慢地來……。”

我將原稿跟這樣的信一塊兒寄還了他。

時間就那樣地過去，不久，在八月中的一個熱

天的早晨，我突然受到了星的訪問。我驚訝着，就把他領到書齋裏去。——那是多麼可憐的姿態呀！個子頗高，肩幅也相當廣闊；但，瘦弱到了不得，他給我的印象是：像在白天裏燃燒着的，蒼白的蠟燭。細小的，散亂的頭髮，顴骨高聳的臉頰，瘦削的頸，手，和膝。

他一壁很客氣地坐在蓆上（除去了墊子），一壁就胡亂地流起眼淚來。每逢要低聲說什麼話的時候，他就擦着哭紅了的眼睛；但，還沒有拭乾淨而淚滴又落到頰上去了。他的嘴巴不住地發着抖，好容易才斷斷續續地說起話來，那種過於可憐的樣子把我弄得不曉得要怎麼辦才好；但，我盡量地使自己成爲一個快活的對手，問起他種種的事情，還在一起吃午飯。他的事體，就是交還二十塊錢給我，並要我看那已經改寫過，帶了來的原稿。我一壁把錢退還了他，一壁卻對那原稿的包裹稍爲感到爲難。難道要整理那樣混淆的思想而把它改寫，

僅僅三四個月的時間就夠了嗎？

但，看見那眼前的，可憐的，給衰弱生命迫成焦燥的病人，我又沒有了硬說的勇氣。我對他講了些關於意識形態的話語，他總算承認了；吃過午飯之後，他要回去了，我就送他到那稍遠的電車終點。電車恰好就要開行了。他似乎好容易才跳上去，而被馬上動了起來的車子弄得險些兒跌倒，他抓住窗子向我寒暄着；他身上穿着一件白柳條布的，齷齪的單衣，在走動着的車上擦着眼睛——這些情形，都使那白的，憔悴的瑛瑛的短刀在我的網膜上浮了起來。從此以後，恐怕就再也沒有跟這個人生逢的機會了吧？他能夠平安地回到伊勢去嗎？……雖是給晌午的太陽直射着在；但我還感到寒冷。

然而，他平安地回去了。因為他又來了信——

“我本來有着種種想要告訴你的事情；卻祇是

讓你看見了那些醜陋的眼淚；我真找不出向你謝罪的話語。無論給怎樣殘酷的社會苦難所打擊也不會流一滴眼淚的我，在你的溫情中，竟終於忍不住地，把不自覺的姿態顯露出來了。不但蒙你的盛饌和贈品，而且甚至於還蒙你遠送；說來也覺慚愧，我的眼淚一直流到新宿都還沒有停止啦。

前天，我從廣島回來了。母親的精神頗好，老是擔心着這事情的我，也就愉快地安心起來了。原來我的上京的決心，是給母親從疾病和眼淚當中促成的。旅費也是將春蠶的錢先行借過來用了的。

抱着懷鄉的念頭，踏到好幾年沒有踏到了的故鄉的土地，還把先人的墳墓參拜了一回；在經歷過來的過去的困苦，和萎靡不振的現在的身體，以及漆黑一片的將來的展望當中，我的眼睛裏充滿了淚滴。那一臨近故鄉就從心底湧起來的絕對的絕望心理，不論怎樣地振起精神，也已經不是我的

微弱的力量所能征服的了。雖說它到底不能夠戰勝我；但這樣地隨波逐流，也是個難堪的悔恨。

那時候，還會到了那個做過我的繼父的人。他是個在我的少年時代就把母親奪去了而為我所憎恨的人；但他現在也憔悴零落到了不得，毋甯是使我悲傷起來了。我想他是有一個時候曾做過母親的丈夫，曾做過自己的父親的人，祇要我現在有力量，就可以把他領過來，三個人一同過生活。——然而，這沒有意思的癡愚，是不應該對你說的。

你在那時候所說的話語，我曾認真地把一言一句加以思考，殊覺銘感。那原稿，我過於焦燥了，祇是在各個地方修改了一下就拿給你；從現在回顧起來，真是慚愧不堪。儘是在麻煩你，真覺沒有辯解的餘地；但，請你再把它退還我吧。我要奮起最後的力量，無論碰到怎樣的困難，也要加緊用功，真正把全部改寫。若是用完了奮鬥的氣力，吐血死了，那也可以早些從生存的苦悶中逃出來。這

至少要來得安適些。我決不會忘記你所訓戒我的對於人生的看法……。”

雖然我也感到精神的悲痛；但，他的反省卻使得我高興，就把還沒有閱讀過的原稿寄還了他。那時候，適逢妻的母親和祖母來訪，因此，真就把星母子倆的事情告訴了她們。老人們都覺得他們很可憐，一回到家裏，就把各種用不到了的舊衣服送了來，說是如果星他們還可以穿的話，就寄給他們穿。另外還添加了幾種滋養品。我趕忙依照了老人們的心情做去。不久，星就給我和老人們各別地寄來了跟往常一樣鄭重的道謝信。他那一回寄給我的信，跟過去的不同，很短，而且完全和驟雨的烏雲一般，漆黑一團。

“那一根將我一直支持到現在的精神支柱，已經完全壞掉了。新的社會觀和人生觀，自己無論如何也已經把握不到。反之，從來沒有經驗過的沮喪和絕望已經抓住了自己。我甚至於不能夠哭泣

了——。”

信裏頭，祇是充滿了那樣的苦悶和呻吟的話語。

我也寫信去鼓勵過他。但，並沒有得到答覆。給道謝信弄得很高興的妻的母親和祖母們，當天氣變寒的時候，又搜集了些冬季所必要的舊衣服，直接給星寄去。但，過了幾天，那些物品都貼着三四張“收信人不明”的條子，退回到老人們的手邊來了。她們覺得奇怪，都來向我問他的新住址。但，我也完全不知道他後來的消息。暫且寫了張明信片去打聽打聽；但，那也跟老人們的包裹一般地貼滿了條子，和野狗一樣地弄得很髒，被退了回來。

我們都覺得愕然。星他們究竟跑到那裏去了呢？直到現在，甚至於在搬家的時候也會事前通知的他，為什麼懶得連信也不來了呢？他們究竟還生存着在嗎！我想起他以前的信來了：“等待着天氣的變寒，我懸念着身體的衰弱……。”難道可憐兩

個人都終於在什麼地方死掉了嗎？……陰慘的想像更加在襲擊着我們的心。難道他已經失去了一切希望，終於趕忙作最後的自決嗎？難道那曾經在津輕海峽失敗了的自殺，這一回竟幹成了嗎？

那種想像圖，是沒有什麼不自然的。但，那末，爲什麼竟連一句話也不打算給我們寫下呢？他們竟連那麼一點點氣力也已經失掉了嗎？我們互相談論着，都爲之默然。我們沒有怎樣去打聽的手段，自然他們也沒有來過一封信：就這樣地過了一年半左右的時光；我們已經完全認定：他們是再不在這世界上的了。——

敘述得過於冗長了，這就是星和我們的過去的關係。

三

作選舉演說和散傳單的事情都終於幹完了。昨天晚上十一點多鐘，我在三四個演說會場裏，在

臨監警察的“中止”和聽衆的“萬歲”聲中，終結了最後的演說；投票日的早上，我就在父親家裏的樓上，不慌不忙地起了牀。想到從今天起就可以不演說，也可以不幹別的什麼事情的時候，自己也覺得好像在撒謊。當我吃過遲延的早飯，再回到樓上去的時候，妻就慌張地跑了上來。

“噫！星君來了嚟。”

“什麼，星？”

“還是給我說對了哩。”

“真的嗎？”

我從腳爐上跳了起來。在那一瞬間，我覺得好像碰到了幽靈。

當我正在那樣地說着的時候，他已經從樓梯上走上來了。

“借光？”

說着，他就在房門口跪坐下來。

“你是星君嗎？”

我凝視着他的臉孔。原來我是個不會記人家的臉孔的人；話雖如此，不過他的臉孔，卻已經不是我曾經見過的那一副。第一，它已經給雪或是太陽蒸曬成了黑色。雖然依舊是那麼瘦削；但，大概因為有着那種顏色的關係，卻不像個病人了。衣服也祇是冬天的，又黑又厚；他的頭兒，也總覺得變黑了。祇有巨大的眼睛和口腔還是個見慣了的東西。

“尊恙不妨事嗎？”

他反問着。

“謝謝。你好嗎？”

“托福，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久違了，真是沒有辯解的餘地。”

“說來未免有點失禮，我們都祇是以為你已經死了哩。這許久你是怎麼捱起的？”

“仍舊在各處做工。”

“母親呢？”

妻從旁邊問。

“母親也總算生存着在。”

“那很好。原稿呢？”

“從那時候起，我就打算要拚命改寫；但，總沒有動手。直到現在為止，我的思索實在過於錯誤了。把它改寫是很費力的，而且，我也沒有用功的餘暇，也沒有錢……實際上，就是因為那工作沒有進步，所以弄得我連音信都不敢給你——。”

“那末，若是給我一點消息，那就好啦，——據說你這一回是爲着應援我而來的呢。我沒有想到竟是你，而且事情又忙，弄得到現在都完全沒有去道謝，真對不起。以你的身體，遙遙地到這正是嚴寒的信州來……真是多謝。”

“那裏話。——這樣的事情，對於我，就幹幾十回也還不夠。不但是那樣，而且，我還祇是焦慮着恐怕反而攪擾你……。”

“你是從選舉戰開始的時候就來了嗎？”

“不，是在兩禮拜左右以前來的。看見了報紙，我本來打算要來得更早些的；但，和你所曉得的一般，都是因為沒有把準備安排好。”

“直到來的時候為止，你是在幹着什麼事情的呢？”

妻問他。

“在郵局裏服務。”

“那很好。那工作跟筋肉勞働不同，在身體方面……”

“不，是個電柱工匠。”

“工匠？”

我並沒有把張開的嘴巴閉住。

“可是，我是沒有得到許可就跑到這裏來的；所以，這次回去又不能不找尋另外的工作。”

“那更對不起。其實，你用不着拋了工作來。…直到現在你是住在什麼地方的？”

“他們叫我住在事務所裏。”

“事務所?”

我覺得自己又沒有把嘴巴閉住。跟前邊寫過了一般地，那又狹隘又破爛的事務所，是無晝無夜都充滿着人聲的。夜晚直到兩點鐘都沒有睡，早上七點鐘又白牀上爬起來。加之，在那忙碌喧囂以外，雖然有着信州名產的脚爐；但，借來的薄被褥，究竟又單薄又狹小，從門戶和壁頭的空隙中間吹進來的風，也尖冷到像是金屬做成的東西。並且，吃的東西也祇有飯和醬湯以及醃菜。這個病人，怎麼能夠在那當中工作兩個禮拜呢？

“你就好好地在那裏住下去了嗎？”

“最初的兩三天，寒冷而且疲乏，有一半的時間都祇是在睡覺。”

“那是當然的吧。”

妻感嘆着，說。

給他那麼一說，我卻把某一個晝間，曾經在房子的角落裏看見一個蓋着小被頭的人的事體想起

來了。雖然黨員們都在自滿着，以爲在這激烈的政戰當中，終於沒有從夥伴當中弄出一個病人來；但，在那時候我曾擔心過的睡着的人，難道就是他嗎？

“那末，你幹了些什麼工作呢？”

“無論什麼事情他們都叫我做。寫信封子，貼標語，散傳單，交涉演說會場……但，主要的還是發送方面。”

“沒有去演說？”

妻問。

“祇有演說我連一回都沒有幹過。那事情，我實在沒有幹的資格。”

“那末，要你才真正幹着打雜的工作呢。”

我滿含着感謝的意思說。

“不，我應該道謝他們叫我這樣做啦。真是一個不容易獲得的經驗。起初，我突然跑到那事務所裏去，說明自己是個受過你的恩惠的人，從伊勢跑

了來，請他們讓我幹一切事情；這麼一說，他們就一點也不多問，馬上很愉快地把這沒有見過，也不相識的我認做夥伴。並且無論是吃飯和工作也沒有一點隔閡地通通在一起。我深深地感覺到：難道這就是同志的生活嗎？大家的爲着運動而拚命的鐵一般地團結了的真摯和勇敢，也很激動了我。

雖然是那樣；但，頑強地生活到現在的我，在起初的時候，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夠融解到大家的霧圍氣裏去。我總覺得好像跑到了很不相同的世界裏來了，而且好像是因爲過於爽快了，反而覺得無從下手，時常都是孤零零地悶着幹。我想，從大家的眼睛裏看來，一定以爲我是個萬分不愉快，而且很可疑的傢伙吧。一定以爲我像個跑進貝殼當中去了的砂粒吧。

可是，大家並沒有跟那樣的我隔閡起來。不但是那樣，而且看見我的疲乏的情狀，他們就親切地慰勞我，叫我休息休息。我的精神，也就叨他們的

光，漸漸地變化起來了。直到這個時候為止，由於不慣和大家在一塊，因而從那不調和感到過分的，奇怪的疲乏的我，如今竟給調和了的力量弄得始終元氣百倍了。這其間，雖然你也曾經教過我，但我卻無論如何也把握不住的思想觀念的革命的端緒，我覺得已經給我把握住了。這一回，新的人生觀才慢慢地變成了我自己的東西。他們竟使我用了這樣有意義的功，我真不知道要怎樣地感謝他們才好。”

“真的嗎？”

我不知不覺地越過腳爐去握他的手。那是個薄而多骨的手兒。在他那跟前回不同直到此刻都還看不見一些兒眼淚的眼睛裏頭，也開始現出了發亮的東西。

“說起來，實在是大家把我這跑進到貝殼當中去了的砂粒做成了真珠。這一回，我一定要用這種力量將原稿弄好，呈獻給你看。”

“請你幹起來吧。”

“把這種精神帶了回去，母親該怎樣地高興。……實際上，我本打算不拜訪你，就跟來時一般默默地回去的；但，覺得那樣過於失禮，所以，今天才決然跑了來。”

“真是來得好啦。這麼一來，一聽見你還平安無恙，我的母親和祖母，也不曉得會怎樣地高興呢。當寄給你的東西都貼着條子退了回來的時候，她們都很覺沮喪，都跟口頭禪一般地，儘是在說：‘啊啊，真不痛快，要是稍為寄得早些，那就好啦。’”

妻說着。

“啊，是嗎？那真是沒有辯解的餘地。”

他用一隻手擦着再行發紅的眼睛。

“我恰如檢到了東西似的高興呢。”

我透過玻璃亮榻，望着在晴朗的陽光中輝映着的深雪，感到了照耀一切東西的普羅列塔利亞黨的力量。

來自病榻

大助在好久以前就曉得那青年農民，與平。當他發表農民暴動劇“殺頭的市兵衛”的時候，曾經從岡山的後援者接到過一封信。在那信裏頭寫着：他從來就是大助的愛讀者。

“無論在我的那一本書上面，那一本筆記上面，都一定開列着你的名字……。但，爲什麼忽然想要給你信呢？閱讀‘殺頭的市兵衛’，我簡直瘋狂起來了。一口氣把它讀完之後，我就三日三夜都不能睡覺。假如我住在東京附近的話，那我就會跟犬，馬一般地，在你家的周圍跑來跑去吧。”

大助一邊看看那確是用粗壯的手寫出來的字兒，一邊就感到了農民——青年農民——的狂熱的特質。

在很長的信裏頭，還寫着各種的事情。他敘述着：他跟年老的父親和母親三個人，是過着怎樣悲慘的生活的；而且，年復一年，貧窮是怎樣地增長下去的；（如今他們已經從半自耕農沒落為純粹的佃戶）還有，在那黑暗的生活當中，大助所寫的東西，是怎樣地安慰着他，使他哭泣，而且激勵着他的；等等……。

過了一年之後，大助又有着接到這青年所寫的信的機遇。因為普通選舉的第一回總選舉就要開始了。

“閱讀報紙的記載，我高興到了不得，打算要啓程到你的候補地方的××縣去，暗地裏跟父親母親們告了別。但，在今天的‘大阪朝日新聞’報上，看見你因病而中斷當候補之念的記事，真使我

遽然沮喪到簡直要失神的程度。在資本家和地主的政黨正在跳梁跋扈着的現在，請你好好保養，一定要貫徹下去。……如果你還當候補，就請你打個電報來。那麼一來，我就一定會造府拜訪，跟你共同奮鬥。”

過了兩三天之後，大助就啓程到故鄉××縣去了。無論是從精神或是疾病方面說來，他都已經打算絕對不當候補；但，給勞農黨熱心地說服了，終於下了決心。當他臨走的時候，就把向一般人發表的聲明書，寄了一張給與平，藉以代替對於與平的厚意的答覆。

“實際上，在解放運動當中，是最不喜歡那霰彈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選舉運動的。我更討厭自己出來當候補。因此，從最初起，我就極力辭退；但，由於周圍的情勢，黨卻不允許，……已經當了之後，那就縱然粉碎病軀，也應該戰鬥到底。”

大助跑到那給二月的紛雪潔白地掩蓋着的高

山中去了。並且，每天每晚都跟同志一塊兒向農民們，或是向勞働者和小商人們演講。過了十多天之後，恰好是紀元節的前夜，光是那一天，他也作了四五處的演講，然後才回到某街的小公寓裏來。天寒氣冷得令人發抖，時間不早了，當他進了門，想要把滿佈着雪斑的樹膏長筒靴脫下來的時候，櫃台前的掌櫃的，卻忽然對他叫喚着：

“回來了嗎！有一位客人在等了你好久。”

“先生！我是竹田與平。”

接着，一個束着腰帶的青年跑了出來，低着頭。

“啊……。”

大助凝視着對方的臉孔。粗眉，茶褐色的面龐，樸素地剃得短短的頭兒：那真是個鄉下的土產物。但，卻可以說是完全健康的土地的產物；臉部的輪廓，稍為有點瘦削而露骨。一對黑眼睛跟燃燒着的石炭一般地發着亮。

“你是爲着應援我們而來的嗎？”

一會兒，大助就問他。

“是的。”

“那就實在——。”

大助覺得有點爲難。那是他完全沒有豫期或是期待着的事情。他所以寄聲明書給他，祇是想要辯明：爲什麼到那時候爲止要拒絕候補，並且，爲什麼如今又當起候補來。難道這年輕人，是把它當作履行應援約言的請求書而收領着的嗎？

“前幾天，我很感激地接到了你的聲明書。本來，我應該更來得早些的；但，父親忽然患了病，因此，終於弄得遲延了，真是沒有辯解的餘地。”

“令尊患了病？——已經好了嗎？”

“不，還沒有。”

“還沒有？”

“還在睡着，不曉得要什麼時候才可以好，我想，若再耽延下去，直到你們的戰鬥已經完結，那

才不好辦，所以就跟父親商酌，跑了來。他還屢次要我轉達他對於你的問候，並叫我交一封信給你。”

與平表現出一副農村青年的神氣，從懷裏拿出兩封信來。

“這一封是加藤先生交給我的。”

上面有着鄰縣的選舉事務長的署名。

“那末，你還去過×××市街的事務所呢？”

“是的。因為我以爲你大概在那兒；縱然不在。可是到了那兒。也就可以曉得你在什麼地方。——但是，加藤先生卻說是你今晚大概會住在這裏，所以，我就跑了來。”

“那真使你受了重重的麻煩哩。”

從×××市街到這裏，火車和電車合算起來，須要五六個鐘頭。並且，若是從岡山到名古屋和木曾的路線乘火車來的話，那就不怕你已經坐着火車從這裏經過，結果，也還要到回這裏來。

“我是一路擔心着來的，恐怕你又不在這裏；但，現在總算順利地會到了你，這真是我的原來的希望。”

“從岡山跑來應援我們嗎？那才了不得哩。”

“哎，到房子裏邊去說吧。”

從起初就在那裏站着聽的二位同志說起話來了。

“好吧。請到房子裏去坐。”

大助他們不再站在那兒說話了；一塊兒跑到他們自己的房子裏去。

“你的身體怎麼樣了？”

與平一邊走路一邊問。

“謝謝你。因為大家都拚着命幹，所以我也不好獨自說起疾病等等的話來。把身體上的事情忘記了呢。”

“可是，還請你保重。若是以後弄得不好了…
…。加藤先生也叫我轉告你。”

“謝謝。在那方面，大家都精神百倍地幹着嗎？”

“很不錯。我祇是在事務所裏停留了一些時候；可是，書寫的人，發送的人，跑腿的人，他們的熱心和精神都很驚人。加藤先生把我的話說給大家聽，於是大家也就跟我說起話來了。”

一進到房子裏頭，大助就先把事務長的信兒拆開來。他先行簡單地報告了那邊的情形之後，其次就寫着與平的事情。

“這個年輕的人突然來訪，問他有什麼事情，就說是特從岡山跑來應援你的。而且還拿了五十塊錢來，說是雖然少；但也一定要我們用來做運動費。經我一問，才曉得這似乎都是些好容易才得來的金錢。並且，說是他的父親還患着相當沈重的疾病，睡在牀上。他總想和你相會，希望你能夠允許他幫忙幹運動；但，對於我們，則這筆款子和這樣的志願已經夠多了。五十塊錢我已經感激地收領

起來，所以你也應該充分地道謝他，好好地說給他聽，叫他回到家鄉去……。”

這就是信裏頭的意思。

接着，大助就把與平的父親寫來的信拆開來了。信裏的文字，是用軋斷了的草頭寫在信紙上面的。

“我還沒有瞻仰過你的尊容；但，我卻是個快要辭世的老人，貧乏的農夫。因此，我曾經十分苦痛：不曉得要怎樣才可以使得兒子們幸福地生活下去。然而，我一點辦法也沒有。祇是好容易才捱過了七十年間的喘息的生活。

在這冗長的期間，我是怎樣地期望着那比較好的政治，那爲着窮人的世界的嚮。就在這個時候。我聽見小兒與平告訴我說，你是個人格高潔，學識豐富的窮人的夥伴，我是怎樣地覺得高興的嚮。每天，當我看着報紙的時候，我的心是怎樣地復活着的嚮。那簡直是個坐立不安的心地。

我們因為家計貧窮，不能夠援助你們；但，在這兒，且把我父子的一些貯積及從其他方面弄來的一點錢送上，雖然是些微薄的力量，也打算對你們加以援助。這是些僅少的金錢；但卻要請你們接受我們的比誰個都還要優勝的熱情。我大概已經到底不能夠看見我們的世界，就要死去了，但卻應該讓自己的兒子和孫兒看見。我們要拚命地使我們的夥伴的你，得到勝利。請你巧妙地把敵人擊破吧！

二月九日 竹田松吉。”

大助受到了很大的激動。

“唔，”

呻吟着，想要把信紙收捲起來；但，他的眼睛卻在信封上面停留下來了。那是自造的東西，從那厚厚的白紙裏面。有幾行字粒隱約地透了過來。

“失禮。”

他，對與平這麼一說，就用指頭撕破信封的那

一頭，將它從中間展開來。那半面是這樣地印刷着的。

竹田與平先生	定期儲金證書	日期昭和叁年伍月拾陸日
~~~~~		
司公限有		
店支××行銀田村		
市××郡××縣山崗		
號五三一話電		

自然，“竹田與平”和“拾陸”等等的年月日，都是用筆寫上去的。在另一面，就印刷着村田銀行的資本和支店所在地。

大助再行呻吟了一回，就問與平：

“這封信你也看過了嗎？”

“是的，我看過了。”

“我簡直沒有方法表示我的感謝。……我要竭力奮鬥，讓令尊感到滿足，藉以酬謝他。自然，當選落選是第二義的事情，我們的勝利的重點，並不是放在那樣的地方的。”

“請你那樣做。”

“令尊所患的是什麼病呢？”

“風濕病和心臟病。”

“心臟病？”

大助緊蹙着眉頭。

“那末，請你馬上回去吧。……可是，昨晚你是徹夜坐車來的吧。”

“是的。”

“那末，時間也已經不早了，請你今晚就住在這裏，休息休息，明朝再跑吧。”

“可是……。”

“可是？”

“可是我已經特地跑來了……。”

“那已經夠了。人手，現在很多。並沒有非請你幫忙不可的事情。而且，就是演說，對於那不明白這地方上的特殊狀勢的人，也很困難。胡亂地吹，可沒有用處。”

“我並不想演什麼說。我……”

“別的工作，也跟剛才說過的一般地，也沒有什麼人手不夠的。所以，一定要請你放心回去，照料令尊。”

“真的沒有什麼工作嗎？”

“沒有。”

大助從錢袋裏把鈔票通通拿出來，數了一數，就放在與平的前面。

“這裏祇有五十三塊錢。很失禮，請你拿去慰問令尊吧。”

“聽？”

與平好像吃了一驚似的凝視着對方的臉孔。

“我們很高興地收領了你的捐款。請你也愉快地接受我們的慰問吧。”

“那——那樣的事情，……那末，我簡直不曉得我是爲着什麼事情跑來的呢。”

與平莽撞地，慌張地把款子推回去。

“那是不至於不曉得的。你已經十分使我們高興，而且還激勵了我們；就是你，看到這大衆運動的情形，恐怕多少也會努力起來吧？”

“那是不錯的。我若是回去了——那末，我就依照你的話說，回到家裏去吧——我就要詳細地告訴父親，讓他高興。可是，你如果連款子也還給我的話，那我不回去。”

“請你回去吧。”

“我不回去。若是那樣地回去，父親是不會答應的。我也沒有臉孔再會到父親。”

“你可以告訴他，說是我對你這麼說的。我是個爲着勞動者農民而戰鬥的人。因此，我這回才勉強地當起候補來。像我這樣的人，難道要使你們作很大的犧牲才能夠戰鬥嗎？……不，你們將要說，你們是很高興爲着我，或是爲着運動而犧牲吧。但，若是打算要爲着運動而犧牲的話，那就請你把那金錢和力量爲着當地的兄弟們而使用吧。在你們的周圍，不是有着許多同樣貧乏的農民羣衆嗎？”

“是的，有着許多。”

“請你爲着那些羣衆的團結，爲着農民協會的工作而使用它吧。那才是最有意義的事情，而且還可以使我覺得高興。”

“那我一定要幹起來。但，這個是這個，那個是那個，難道你那方面，是那樣地有着過多的金錢的嗎？”

“不要開玩笑。在我這方面，卻無論多少都是

需要的。但，那末，你那方面，也竟有着這過多的金錢嗎？”

“.....，”

“我這方面，是可以用大家的力量來想法子的。縱然想不到法子，也不想要勉強收領你的款子。”

“另外沒有跟我一樣拿錢來的人嗎？”

“不曉得。因為我並沒有直接處理款項。……可是，也聽到過捐納多少金錢和物品的報告；但，你的場合，卻是特別的。要是把你拿來的東西完全領受過來的話，那末，以後你跟令尊他們又怎麼辦呢？”

“總可以想法子。”

“法子恐怕不容易想吧。我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接受那樣的金錢。”

“諸位！”

與平覺得沒有辦法了，就把請求的眼光投射

到那些在旁邊聽着的同志們的身上去。

“請諸位對先生說一說，讓他答應我吧。”

“這是個難題呢！”

同志們都把眼睛閃動着。

“無論誰個說什麼，我都不要聽。”

“大助氏已然是那樣說，你就多少把那錢收領起一些來好吧？”

一個同志在勸告與平。

“那末，不好辜負先生的盛意，我就敬領二十塊錢吧。”

“請你通通拿去。”

“那樣的事情是辦不到的。那末一來，我就比所捐的錢還要多領了。”

“可是，連火車錢等等也算進去，就恐怕還不夠吧。但，我們很高興地把那不夠的部分收領下來。”

“什麼火車錢……。”

“真是個鬧不清的人物啦。”

大助好像忍不住了一般地，叫喚着。

“請你不要更惱我了吧。我的身體很壞；但每天還要跑來跑去。就是今天也弄得疲倦極了。好容易我才得回來，滿心喜歡，以為可以睡睡覺了；但，不對路，祇是聽到些又可感又可厭的話語。你且設身處地的替我想想吧。”

“那真是沒有辯解的餘地。”

與平好像吃了一驚一般地，把頭兒低下去了。

“明白了嗎；那就跟我一塊兒睡吧。已經很晚了。”

大助站了起來，把灑着泥漿的西裝脫下。

## 二

第二天早上，雖然是一塊兒起牀，一塊兒吃飯；但，與平還是懊惱地沈靜着。大助和同志們說起笑話來，他也祇是寂寞地露出半臉的笑容。

“今天我們不能不走五里左右的山路；有點夠受哩。”

一個同志把亮桶打開來，叫喚着。外面是使人眼睛也睜不開來的漫天飛雪。

“雪的進軍，踏着冰……。”

另外一個年輕的同志，卻反而好像覺得更有精神一般地，唱起歌來了。

“不要唱，那樣奇怪的歌曲。”

“剩下得太少了，祇還有兩根紙煙。……實際上連兩根都沒有剩下，真是令人怪不放心的。”

“你是南方人，看見這樣的飛雪，還是第一次吧？”

大助問與平。

“還是第一次。……那個，你無論如何也不肯把錢收下嗎？”

與平戰戰兢兢地把那問題再行提起。

“請你跟昨晚上所說的一般地幹去吧。就是對

於我們的最好的應援。”

大助頑強地回答。

“早呀。”

這時候，有許多同志迎面地闖了進來。

“好厲害的暴風雨呢！”

“因為今天是紀元節，要舉行建國祭啦。”

“因為今天是反對建國祭的日子啦。”

“東京也是這個樣子嗎？”

“豈敢。”

“但，還是非雪即雨吧。”

嘩啦嘩啦地鬧着，這年輕的一羣就一起擁到雪白亂飛的空間去。

“那末，我到車站那方面去。……請保重你的身體。”

“請向令尊致意。”

“再見。”

“竹田君萬歲！”

大家都朝着獨自別去的與平叫喊着。一會兒，與平的姿態就在飛雪當中消逝了。

× × ×

從那時候起，大約過了兩個禮拜，大助就在東京接到了與平寄來的信。

“先生！是個多麼出人意料之外的結果嚟！看見二十三日的報紙，我和父親都慟哭起來了。無論官權是怎樣地極其壓迫橫暴之能事，而且既成政黨的光棍們又是怎樣惡辣地試行着收買運動的；但，祇要貧乏的選舉民衆稍爲有點自覺的話……我跟父親都很怨恨那些選舉民衆。

可是，我已經想過了：要在這一敗北之後才會有勝利；不，勝利正在其中萌芽。——不過，我還有不能夠斷念的事情，那就是：我不但甚至於沒有貼過一張傳單來援助你，而且，反而煩累了你。我因爲決心要把那一筆款子給你有意義地使用，所以，就幹出了那樣冒失的行爲。

把這樣的事情寫出來，也算是愚笨不過吧。——那時候，我竟想要死去哩。那一天早上，從公寓裏跑了出來，我簡直好像發了狂一般，不曉得要怎麼辦。我曾打算將全部的款子由郵局裏匿名寄給你的後援會，然後祈禱你的萬歲，而死在這裏。在你的面前，我是盡量地使自己冷靜下來的；但，我的心中卻像走馬或是飛雪般地慌亂着。

於是，我就在飛雪當中，跑到郵政局裏去了。可是，局門是關閉着的，上邊掛着國旗。啊啊，是個假日啦。怎麼辦呢！我的心跟走馬燈一般地動搖着。

那時候，我忽然劇烈地想起了父親的躺在牀上的姿態。我一心一意想要會到父親，跟父親談話；就趕到車站裏去。回到故鄉來了。

自從回到家裏之後，就不知道是什麼緣故，竟發起熱來，直到昨日都還煩擾着我，使我不能執筆。在跟父親並枕而臥的期間，我曾經考慮過各種

事情。

在得到了可惜的落選之報的現在，我猛然下了聽從你的話語的決心。我一定要為同樣的農民兄弟而工作，而實行復仇。為着那種工作，我決然要拚個你死我活。你的身體怎樣了？請你也把身體弄得健康起來，看看我的工作吧！父親屢次叫我致候你。

與平。”

雲雀

初秋的一個美麗的早晨，我把今朝寄到的定貨的明信片查看了一回，拿到店裏去。揭起門帘一看，街上正曬着午前八時的陽光，黃澄澄地。房子的陰影，暗黑地遮住了街道的半邊。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店子裏，怪冷靜的；店門前，祇有新吉一個人好像在緊貼着火盆一般地坐着。雖然我已經走到店子裏去：但，看他的情狀，卻並沒有留意到。當我跑到櫃房裏坐下來的時候，他才轉過臉來。在他的盯着的一對眼睛裏，露出了很明顯的狼狽的光芒。他急急忙忙地把什麼東西從火盆裏拿了出來，投進袖袋裏去。

“你在幹什麼？”我看見他的情狀，就這樣地責

問他。

“不，什麼……”新吉就口吃着，覺得怪難為情般地，說。

“把這定貨做好。”我把明信片放在錢櫃上面。

“是。”說着，新吉就站起，走來，一壁把明信片看了又看，一壁就用脚尖兒淺穿着本屐，跑向裏面的倉庫那邊去。他所烤着的火盆裏，炭火正熊熊地燃燒得紅亮亮的。我忽然在炭末的微薄的氣味裏，嗅到了燒魚的味兒。

第二天，我吃了午飯，就到庭院裏去玩弄那些載在盆子裏頭的花木。這當兒，新吉忽然在我的耳邊說一聲：

“少爺！”這，使我吃了一驚，馬上把頭翻過來：

“什麼？”

“不，並沒有什麼別的事情——但，請你來看一下子吧，是個怪有趣味的東西。”

“有趣味的東西？是個怎樣有趣味的東西？”

“哎，請你來看一下子吧。”那樣說着，他就好像很畏怯般地着我的眼睛。

“好。”我點着頭，跟在他的後邊走。他用似乎不能夠沈着下來的步調，匆忙地在我的前面跑；一會兒，就把我帶到‘內庫’前面去。走上倉庫的石段的時候，他就從薄暗的倉庫當中拿出一雙室內草鞋，整整齊齊的擺在我的前面。而他自己卻光着腳，從滿佈着塵埃的地板上面走上去。

“祇有這一雙嗎？你也還是穿着好吧？”當我這樣地說的時候，新吉就用似乎很知足般的，普通的語調說：

“我就這樣地夠了。”

他開始上樓梯了。

“到那裏去？”我覺得奇怪，就問他。

“就在這上邊。”他好像在賠罪般地說。

“究竟有什麼東西呢？”我又問他；但，他並沒

有回答。當樓梯已經上完，到了二樓的時候，他又走上三樓的樓梯那邊去。

新吉和我跑到了最高層的三層樓。這裏是人家不常來的地方。上邊好像要壓下來一般地連接着低低的天花板；箱籠和大桶都從地板上堆起，直到跟天花板相挨摩。在地板上面，還有幾塊金箔和漆都已剝落了的舊招牌東倒西歪地躺在那兒；舊瓶子，舊秤量台就散亂地橫在它的上面。在它們中間，還有一架陳舊的織布機，在那裏露出着上半截。據說，這是從前我的祖母織布的器具。午後的陽光從北面的、唯一的、狹小的，作長方形而蒙着鐵絲網的窗口，射進到這殘廢的房屋當中來，使得房子裏的空氣現出黃昏的情調。當我們一跑上去的時候，這些陳舊的用具都好像從靜靜地沈睡着的夢中醒了過來一般地，在微明中睜開眼睛凝視着我們。塵埃也好像是那些用具的靈魂的斷片，在我們兩個人的周圍飛舞着。腐朽物的味兒，

也好像很希奇而親暱般地向着我們兩個人襲來。忽然，我在這陳舊的靜寂當中，聽見了微微地振翼的聲音。

“啊呀！”我很希奇地望着窗子那邊；窗口裏，青空一片，看來簡直像水一般地。那當兒，房子裏頭再行發出了振翼的聲音，我就望着正在緘默地站着的新吉的臉孔。這時候，出乎人家的意料之外，他的灰暗的顏臉，卻生氣勃勃地浮動着歡欣。

“就是那個。”新吉說。

“不是鳥兒嗎？”

“是的。”他跑到紡織機的那方面去，將一隻手攀着一根紡織機的柱子，屈身向前，別一隻手就把一隻鳥籠撿起，拿到我的跟前來。鳥籠是用細緻的鐵絲網做成的圓筒形。鐵絲網是新的，照得到光線的各處，都發出銀色的光芒。籠裏頭，有着一隻茶褐色的小鳥兒。

“這是什麼鳥？”我覺得未免來得唐突，吃了一

驚，就詢問新吉。

“雲雀。”

“雲雀就是這樣的鳥兒嗎？並不十分可愛哩。”

我不經意地說着。

“可是……請看，她對我竟這麼馴服。”小鳥短促地叫着，看着新吉的臉孔，挨着籠子飛上來。新吉把掩閉着籠側的小門的帶子解下來；小鳥就挨着他的正在解着帶子的手兒，好像很高興似的叫着。門一放開，小鳥就鼓着翼膀，飛了出來，站在新吉的打開着的手掌上。並且，還忽然把頭頸伸進翼下，攢到發癢的地方去。

“是個對人很馴服的小把戲哩。”新吉似乎很高興地對我說。

“對你很馴服啦。究竟從那裏弄來的？”

“這隻鳥兒嗎？”說着，新吉的話語忽然滯澀起來：“這本來是龜田店飼養的東西，前幾天由我硬討來的。——是龜田店當她還是個雛兒的時候就

從山裏捉來，小心翼翼地養馴了的。”

“唔，原來如此。他竟把那樣地養馴了的東西送給你啦。”

“是，因為我很固執，硬要他給我。——並且，他那邊還有一隻雄的。這是雌的。”

“是嗎？這是雌的嗎？可是，為什麼把她藏在這倉庫的三層樓上呢？第一，放在織布機的暗角裏，不是一整天連陽光也看不見嗎？那樣下去，是會病死的。”

新吉忽然把眉頭皺起來，一聲不響地撫着小鳥的頭兒。小鳥也好像很親暱一般地望着他的臉孔，叫着。

“你看，不久天氣就要冷起來了。在這樣的地方，是要把她凍死的。以後，還是把她拿到外面，曬得到太陽的地方去好些。”

“是的，我也曾經那樣地想過；——但，可以拿出去嗎？”

“爲什麼不可以？”我反問他：“特意把牠討來，若是弄死了，不是對不起人家嗎？好，試試看吧，也會飛到我這裏來麼？”我把兩隻手掌連接着，送到他的手掌跟前。小鳥看見我的手掌，好像把頭頸稍爲偏了偏。但，一會兒，就把腳擺好，飛到我的手掌上面來。而且，還望着我的臉孔，像在獻媚地叫着。

“果然是一隻對人很馴服的鳥兒哩。”我對小鳥生起了愛慕的心情。

“少爺，那就請你把這傢伙拿下去吧，我拿這個籠子。”新吉搖着籠子上邊的帶子說。我就把鳥兒的身體用兩手圓圓地包圍着，從樓梯上跑下來。新吉跟隨在我的後邊，長籠子的屁股時常碰着樓梯的階段，發出一種聲響。鳥兒在人類的黑暗的手中低聲地叫着。

把鳥籠放在曬得到陽光的溫室上面，我和新吉就開始一同照料小鳥。我把庭樹的枯枝拿了來，

替鳥兒造好了一根棲身的樹木，新吉就用禾稈編織了一個樣子很不壞的鳥巢。他在這樣的手工上面，有肯可驚的，巧妙的天性。我們每天都把水盒裏頭的水更換，新吉還時常從魚店裏將河魚買來，用火薰燒，和青菜相混，製造雀餌；小鳥就從他的指間覺得實在好吃不過般地把雀餌啄食着。小鳥漸次對我也馴服起來了；店中的其他的人們也時常照料她，或是玩弄她。小鳥對於所有的人們都馴服起來了；但，對於新吉還是特別來得馴服些。小鳥對於新吉很是親暱的，恰如他是自己的骨肉一般地。當他不在的時候，小鳥就總是現出一副很寂寞般的，似乎有什麼不滿足般的情狀。當他跑來的時候，小鳥卻能夠由他的足音曉得他的來到。他如果從遠處看她，那末，小鳥就曾在籠裏頭鼓起翼膀喧鬧着。

“爲什麼會那個樣子，真是奇怪啦。阿新，你前生該是個雲雀吧？”店裏的人都對着他說。“雖然你

的身體是人類的身體；但，說不定你的靈魂也是個雲雀哩。”有時，他們還這麼說。每當給人家那麼說的時候，他就老是老實地笑着。新吉看見小鳥對我漸次馴服起來，好像也很高興似的。我也覺得小鳥是個很可愛的傢伙了。可是，我和小鳥中間跟新吉和小鳥中間是有着很大的差別的。我覺得，小鳥和自己中間，還是家裏的用人和主人中間的關係。就從這互相間的心神說來，新吉也好像是小鳥的半身。

“你完全像是千代的情人哩。”有時候，我對他這麼說。因為新吉慣呼小鳥為‘千代’。但，一聽到我的話語，新吉的臉孔卻突然紅起來了。並且，他好像在偷看我的臉孔，趕忙把眼睛伏下去；嘴裏頭好像在說什麼話，但又口吃着。我看見他的羞紅的嫩臉，忽然覺得他是一個很美麗的男子。並且，我還覺得，這因為我的半是開玩笑的話語而突然在心裏感到激動的他，實在是一個天真可愛的

人。

晴朗而美麗的秋日連續着。樹葉漸次變黃了。空氣也一天一天地變得透明。在蒼碧一片的大空裏，泛出絹綢般的光澤。雲雀每天都在滿曬陽光的籠中取暖，還時常把水汪汪的眼睛仰望着青空。並且，她有時還在嘴巴的深處獨自囉嗦着什麼話語，有時又現出好像想要把自己的囉嗦當作奇怪的音響而追聽的眼色。我和新吉把籠門一打開來，小鳥就高興而勇敢地躍出到籠外來；有時站在我們的手上，有時跳到我們的胸間，有時還爬到我們的肩膀上。但是，她終於沒有現出那想要飛升到那展開在她的小小的頭兒上面的晴朗無邊的高空裏去的情狀。因此，我時常以為這鳥兒未免太沒出息了。她的姿態，由全體上說來，是很細小而華麗的。但，她的頭上的毛髮卻跟麥穗一樣地捲起波紋。她的腳很長，很整齊，好像還很強健。她的尾巴細而直；當她鼓翼的時候，她的翼膀就張大得令人吃驚。一

看見它，我就覺得她實在是個名其副實的大空的鳥兒。可是，給人家養馴了的她，卻恰如不曉得自己原來是那樣的鳥兒似的，卻恰如不曉得自己是那樣的毛髮，腳，尾巴，翼膀的所有者似的，祇是老老實實地馴服於人，在人造的籠裏頭，在人所給與的雀餌當中，在人的手掌的溫熱裏面，滿足而快樂地生活着。那完全是個爲人所馴養，而失掉了她的翼膀的東西。“向上看吧，向上看！看那青蒼的大空！”有的時候，我就一個人獨自對鳥兒說着。這當兒，她就爲我的聲音所震驚，把一對水汪汪的眼睛盯住我的眼兒；在她的眼睛裏頭，震盪着一種小鳥兒的恐怖。

“這一向，我討厭起千代來了。”我對新吉說。這麼一來，新吉就好像很驚惶地看着我的臉孔；並且，還問我：“難道千代對少爺洩了什麼氣嗎？”

“真的，那鳥兒好像竟想也沒有想到過淘氣的事情呢。她已經變成了多麼軟弱的生物了喲。爲什

麼那傢伙並不想要回到自己的故鄉，天空和曠野裏頭去呢？”我凝視着新吉的臉孔說。但，不料，在新吉的眼睛裏頭卻漲起了恐怖的色調。一看見他的眼睛，我馬上就想起了小鳥的眼兒。我在這兩個生物的眼睛裏頭，認出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幾乎是神祕的同樣的東西。那時候，我忽然感到：新吉和小鳥這兩個生命，也許真正同在某一塊地方長着根兒吧。

光就我到現在所見到的新吉的東西和從新吉那邊聽來的小鳥的東西，他們互相間也就很是相類。新吉是來歷在某年秋天的夕暮給我的父親領到我家裏來的。那時候他簡直餓得要死。父親說，他是從路旁把他檢到的。他不曉得自己的父親，也不曉得自己的母親；自然，也不曉得親戚，兄弟等等。直到現在，誰也不能夠將他出生後到他開始留下記憶時為止的他的經歷弄清楚。雖然他到我家裏來的時候還是個六歲的小孩；但，已經有着直

到那時候爲止的各種的記憶。他記得好幾次睡在空屋裏頭，森林裏頭的寒冷；他也記得把他捉住了好幾次的警察的硬幫幫的手兒。然而，那些記憶現在也已經很模糊了；有些已經完全變成了幻象。在那幻象當中，有的接連着無邊際的，遙遠的，奇怪的天空；有的羣集着不可思議的美女們；有的亂開着巨大而奇異的野花。

新吉雖然有着那樣的經歷；但，卻是個異常老實，資性淳樸的孩子。在他來到我家裏以後的十三年間，始終都謹守着父親他們的吩咐；簡直沒有違反過一次。店裏的掌櫃們和其他的人們都很愛他。父親更特別顧念他，雖然他還年輕，但已經把各種店務委他去辦。他老早就被委派出去收賬，或是跟買賣的對方作種種的商酌；因爲他要比普通人來得老成。在店裏頭的人們當中，我也最喜歡他；沒有兄弟的我，時常覺得他好像就是自己的弟弟。他似乎也覺得和我最親熱。不過，他雖然把我

當作很親密的人；但，對於我，總是不可思議地有着鄭重而很客氣的地方。我時常不愉快地想：他爲什麼不表現得更親切些呢？

現在，幾乎誰也已經不談他的幼年時代的事情了。父親也好像沒有把那事情告訴誰個。新吉自己好像也不希望聽到那樣的話語。他好像時常努力想要把過去的記憶忘掉似的。

某天午後，一個名叫“銀”的人跑到店裏來了。這阿銀，有一隻眼睛已經壞了，而且是個跛子。他在各處跑來跑去，售賣或是購買各種小鳥；此外，還以替人家轉通款項。取得中人錢爲業。阿銀是喜歡說話的，在買了點東西之後，他就坐在店前，開始談起天來。那家的小鳥叫得不好，這家的小鳥值得多少錢：他滔滔不竭地談着這些事情。這時候，一個店裏頭的人，忽然談起了新吉的雲雀。阿銀聽到了這句話，就對新吉說，一定要他把那鳥兒給他看看。新吉卻現出不願意把自己的雀兒給阿銀看

的神色。但，阿銀卻始終強要着：“阿新，我替你估估價，看看究竟是值得多少錢的鳥兒；哎，給我看一下子吧。”我就告訴新吉，叫他不妨給他看一回。新吉聽見了我的話語，才站起來，跑到裏邊，把鳥籠拿了出來。阿銀把鳥兒仔細地看了一回，就說：

“唔，這是一隻好鳥。但，把她這樣地丟在一邊是不行的。暫時還是把她借給我吧，那末一來，我就可以好好地陶養她。”

但，新吉不說話，搖着頭。

“我可以換一隻更好的給你，這是雌的，不好；我可以換一隻雄的給你。”

“我不要什麼雄的，我喜歡雌的。”

“不錯。阿新的男子風度很不壞……。”

“阿銀哥，請你不要說那些沒有意思的話吧！”新吉的聲音有點尖銳。

“哎，那是開玩笑的話語。”阿銀又斜起一隻眼睛，望着鳥兒。“究竟這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

“你何必問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呢。”

“自然，我不必問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阿銀似乎在偏着頭，說：“但，我覺得好像在什麼地方看到過這鳥兒似的。——唔，不曉得在什麼地方了。”

“可不是龜田店嗎？因為那是新吉從龜田店討來的。”我忽然插嘴。

“龜田店？你說是龜田店？是山裏的龜田店嗎？”

“啊，除那以外，不是就沒有別的龜田店了嗎？”

“龜田店！”阿銀再行重複着說：“我因為別的事情，也時常上那兒去；但，直到現在，卻從來沒有看見他們養過一隻鳥兒哩。”阿銀看着新吉的臉孔，我也看着新吉的臉孔。新吉不說話凝靜地咬着嘴唇。

“可是我這一向也好久沒有上龜田店去了。也許以後飼養了也難說——而且，”阿銀繼續着說：“我的好像曾經看見過她的心情，也許是想錯了的；因為那是鳥兒，跟人類不相同啦，臉孔，叫喚的樣

子，走路的情狀，通通都來得相像，或是相近哩。”

阿銀這最後的說法，使得在場的店裏頭的人們都不知不覺地失笑起來了。新吉也笑了起來。但是，他的笑聲，卻很不自在般地，在人們的笑聲當中，分外明顯地響着。

從這個時候起，就開始抱着一種在新吉和小鳥之間該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的疑惑。可是，關於那事情，我並沒有強加探索的意思。我甚至於不想要向新吉再行問個究竟。因為我是很相信他的。並且，我還相信：若是有什麼事情的話，他一定會先行對我談起。後來，他也沒有露出別的不尋常的情狀：祇是對於小鳥的注意卻比以前更來得細緻罷了。他好像在不斷地費盡苦心，要使自己的小鳥儘可能地不讓別人看見。

某一個雨過天晴的早晨，我從籠裏頭把雲雀放出來，拿雀餌給她吃。小鳥在我的腳邊，在潮濕的土地上邊，拖着自己的黑而小的影子，跳躍着，

在啄食雀餌。但，一會兒，她似乎已經吃飽了，就停止啄食雀餌，擡起頭兒靜靜地看着天空。天空澄清得作淡藍色，充滿着涼爽的陽光。我凝靜地眺望那仰視着大空的小鳥的姿態。這時候，在小鳥的姿態上，似乎漸次地有了勁，並且，身體似乎也漸漸地膨大起來了。突然，鳥兒把兩邊的翼膀展開來了。她的巨大簡直趕得上鴿子。她鼓了兩三回翼膀，就突然飛到天空裏去；並且，越過‘前倉庫’的屋頂，她的姿態就忽然消失了。

我完全給鳥兒的意外的動作嚇慌了，連聲音都發不出來。鳥兒飛去了！我還以為自己是在做夢。我俯視着地面，祇見地面上放着空的籠子。我又擡頭望天空，祇見天空裏也寬廣地充滿着青光。我用很大的聲音呼喚着鳥兒，並且朝天空傾耳聽着；但，總聽不到何種的翼膀聲音。鳥兒飛去了！鳥兒不見了！我忽然驚慌起來，朝着店裏跑去。恰好新吉正和別間店的人們一同靠着火盆，坐在店面

前。

“阿新，千代飛去了！不曉得她越過倉庫的屋頂，飛到什麼地方去了！趕快來呼喚呼喚她看吧！”我從遠處就用飛快的語句叫喊起來。這時候，新吉就好像觸到了電氣一般地回過頭來看我。他的蒼白的臉孔微薄地充着血。在那一瞬間，我覺得好像對於新吉犯了一種無從恢復的罪過。他跳了起來，光是穿着足袋（日本式的襪子——譯者），就跳下泥地板上去，如箭一般地朝着裏頭飛了去。並且，他還把橫倒着的長梯豎了起來，跟蛇一般地爬到屋頂上邊去。

“千代！千代！”這樣地呼喚着，新吉就踏着瓦，走到屋頂的後方去，人家已經看不見他。

“噢！那麼一來，會把瓦踏壞哩。”從後面趕來的別間店的人們，都擡頭仰視，囉嗦着。不一會，新吉的姿態又在屋頂上現出來了。他用左手整調着身體的姿勢，將右手一直高舉到肩旁；千代就站在

那隻手上邊。我們都不知不覺地喝起采來。新吉似乎也很高興地笑着。陽光在他的齒上雪白爽朗地發亮。

回到籠裏頭來了的小鳥，暫時總是表現出不能安靜下去的情狀。人家一跑過去，她就忽然驚駭着，將羽毛豎了起來；拿雀餌給她吃，她也好像已經忘記了一般地在發呆。可是，若是新吉跑過去，他卻還是跟先前完全相同地對他表示親暱，歡快地叫喚起來。對於小鳥，我變得很怯懦了。我想，以後再也不要胡亂地把籠門打開來了。過了一些時候，小鳥就完全安靜下來，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般地，又在老實地啄食雀餌。看見了那種情形，我又寂寞起來了。然而，一想到新吉，我還是希望小鳥時常是那種樣子。

以後，過了好幾天，新吉要到鄉下去收三天的賬。他把外出期間看顧小鳥的事情懇切地委託了我。於是，我就代替他對小鳥作種種的照料。第三

天的早上，我也和平常一般地，想要把籠子搬到溫暖而當陽的地方；就跑到晚間安置鳥籠的房間裏去；但，那當兒，籠子竟是空的，門兒也給開放着在。我驚駭着，呼喚着鳥兒的名字；可是她並沒有從什麼地方飛出來。於是，就把店裏頭的人們叫攏，問是誰個開的籠門；但，並沒有誰個承認他是開過的，大家祇是現出一副似乎很驚駭的臉孔。因此，我就在屋子裏搜查着，有時候還爬上倉庫的屋頂上去，還在裏向的旱田裏跑來跑去；整天都把眼睛去注視在所有的樹上，草上，呼喚着，找尋着；可是終於找不着，而天已經晚了。新吉大約就會在今天晚上回來吧！我恐懼地期待着新吉的歸來；但，那天晚上，新吉並沒有回來；直到第二天的晚上他還是沒有回來。我覺得很是奇怪。這樣的例子，在新吉，是直到現在，從來不曾有過的。那一天，我還是不斷地搜尋着鳥兒。但，終於還是徒然地過去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新吉到底回來了。我一看見

他的臉孔，就在還沒有問他爲什麼回來得那樣遲之前，先把小鳥失落的事情告訴他。這當兒，新吉的臉孔就忽然失掉了血色。他轉動着好像充滿了恐怖的眼睛。但，也並不十分慌張，最先，他就鄭重地賠自己遲回的罪過；說是因爲各處交涉都很費了些時間，所以遲了。然後，他也和我曾經做過的同樣地，在屋子裏，在倉庫的屋頂上，在裏向的旱田中找來找去；第二天，第三天……祇要有空，他就很有勁地找尋着。秋快要深起來了，他的呼喚鳥兒的口哨哀傷地在澄明的空氣中響着。但是，這回卻連他自己也找不着了。當我問起他的時候，他就說：“一定是給耗子或是鄰家的貓兒捕去了吧。”，很覺沮喪。他那時候的失望的情狀，看起來真是怪可憐的。他所要到的賬款的數目並不多；這事情，他似乎也頗爲苦痛地思慮着。很起勁地找尋着的新吉，也好像終於決了心，再也不去找尋了。他的性情完全變成了陰鬱。動不動就靠着火盆凝靜地沈

思着。並且時常還把那些從頭上掉下來的落髮，似乎很憂悶地放進火盆裏去燃燒。他的臉孔，在這兩三日之間，也顯然衰老了許多。

惟有這個時候才是一年當中最是寂寞的節季。雖然風沒有吹，庭院裏的樹葉也還是跟落淚一般地掉下來。曾經提高過一個時候的蟲聲，也一晚一晚地衰微下去了。灰色的深霧每晚都迷漫着市街；吸收着，滲透着每家的燈火。在新吉的臉孔上，繼續地浮泛着那種似乎爲人所不能消除的蒼白的悲愁。一看見他的臉孔，我也苦痛難堪。當我聽見庭院裏頭有着振翼的聲音的時候，我就以爲是千代回來了，每次都把亮榻打開來看。但，時常都是那些在倉庫屋頂的瓦間築巢的麻雀們的翼膀的音響。有時候，還有黃道眉等等飛來；卻看不見雲雀的形影。

就這樣地度過了十天左右的日子，新吉又要到山裏收賬去了。當他出發的前夜，我和他一塊

兒到那稍爲遠一點的澡堂裏去洗澡。雖然新吉還是替我洗背；但他總是很懊惱般地。從澡堂裏跑出來的時候，那澄明沁目的月亮已經跑到天空裏來了。

“明天早上一定有霜。”我對新吉說。

“是的，也許會落霜。”他在後邊好像毫不在意般地回答着。我把溫暖的手兒放進懷裏，看着靜靜的月夜，慢慢地走着。這當兒，我忽然覺得好像聽見了後面的低聲嘆息的聲音。我很覺奇怪，就翻過頭去看；祇見新吉把頭兒垂在胸間，一雙手按在眼邊。

“怎麼攪起的？”我驚駭着，推他的肩膀。他把頭兒擡了起來；月亮正面地映射着他的雙眸，眼淚白晃晃地在發亮。“什麼，又想起那傢伙的事情了嗎？”雖然我在心中覺得他可憫；但，卻故意用強硬的聲音，好像嘲諷般地说着。

“不，不是那樣的。”他好像覺得怪難爲情般地

說。

“你已經很可以把她斷念了；這不是沒有丈夫氣了嗎？”

“我已經再也不想鳥兒的事情了。”他又口吃着說；他把話語稍為中止了一下子，一會兒才忽然望着我的眼睛，說：

“少爺！”

“什麼？”

他又把眼睛伏下去了；並且，靜靜地說起話來：

“直到現在，我不知道受過你多少的恩情，簡直使得我無法道謝……我是一個糊塗人；但，請你不要生我的氣，請你也不要真正以為我是個壞東西；我一生一世都決然不會把你忘掉。”

“你忽然又說起糊塗話來了。”我毋甯是生了氣。“我在什麼時候曾經說過你不好呢？我不是時常都把你當作弟弟般看待嗎？”

“謝謝你。”新吉將我的手拉過去，捧持着。

“不要這個樣子！”我把我的手掙脫來了。我看見他那樣的動作，就覺得好像發見了他的長期浸染的卑屈的徒弟根性；還更追溯上去，好像發見了往昔他在流浪時候的討飯的，下流根性；對他感到了一種嫌惡的心情。我們彼此都不開口，在月亮下邊回到家裏去。

第二天，他一早就起了身。他預定要費兩天的工夫。但，過了兩天，他並沒有回來；雖然不會有什麼花費時間的事情。直到第三天，他還是沒有回來。我稍為感到了些不安。我開始懷疑起來了：他這一向的情狀和那天晚上的話語，也許有着某一種意思。過了幾天，他還是沒有回來；我終於寄明信片去詢問他要去收賬的各處的買賣對象。這麼一來，卻每家都來了通知，說是新吉前幾天曾經把款子收去。我大大的吃了一驚。我想：那末，新吉一定是拿到賬款逃到什麼地方去了。我連做夢也沒

有想到新吉要幹那樣的大膽妄爲的事情。父親也跟我同樣地驚訝着。我覺得很詫異，就跑到前回他去收過賬的各間店去打聽；這時候，才曉得在那邊也損失了頗不少的款項。

雖是那樣，但我也想要知道；究竟他爲着什麼而起的那樣的心？那樣忠直，那樣誠實的新吉，爲什麼會突然對我們做出以怨報德的行動？人們講了許許多多的話；但，關於新吉做出了那樣的事情以後的消息，卻沒有誰個對我說過似乎確實的話語。

那時候，我忽然想起了那個阿銀。阿銀在什麼時候曾經講過的關於小鳥的話語忽然在我的記憶裏蘇醒過來了。我想，如果到那邊去問一問，也許可以打聽到能夠得到何種要領的事情；於是，當天，我就飛快地跑到阿銀家裏去。

阿銀的家住在市梢。在朝南而當陽的午後的店前面，擺着許多的鳥籠。各種小鳥都在籠裏頭交

鳴着。阿銀在鳥籠中間，似乎很覺溫暖地駝起背部，朝着對面，用小刀子削着木頭。我一叫喚，阿銀就好像吃了一驚似地回過頭來。“呀，是少爺嗎？”他的聲音像是突如其來般地響動着。

“今天有點事情想要來問問你。”我先開口說。

“是，什麼貴幹？”他很不鎮定地反問着。我把新吉的事情撮要地講了一回。阿銀就趕忙傾注心力聽我的話。並且好像已經完全理會了一般地，屢次都用他那隻眼睛表示首肯。

“實際上，那隻鳥兒是龜田店飼養的嗎？”

“你先生是怎麼撿起的！”阿銀高聲地笑了起來。“在龜田店，簡直不曾有過飼養半隻鳥兒的事例。那邊的人們都儘是些很討厭這事情的。”

“是嗎，那末新吉是在說謊啦。”

“自然是在說謊呀。直到現在少爺都以為是真話嗎？”

“因為新吉是個幾乎從來都不說謊的人啦！”

“那是不錯的，真是少有跟他一樣忠直的人呢。但是，少爺，在危急的時候，人們也不能夠儘在說實話啦。”

“那末，你曉得些什麼嗎？”

“也許曉得些。”

“唔，那末，你講一講好吧。究竟那鳥兒原先是在什麼地方的？”

“少爺，那一定是山裏的名叫‘水月’的藝妓院的鳥兒。”

“唔。”我突然覺得好像把握着了一切似的。

“本來是有兩隻的。新吉似乎祇是要了其中的一隻。”

“那家沒曾有過叫千代的女人嗎？”

“千代？……啊，啊，有過，有過。那的確是那邊的雛妓的真名。是個十六歲左右的，很白淨的，眉毛很優和的，可愛的藝妓哩。”

“不錯！”我不知不覺深深地嘆息了一聲。

“爲什麼少爺也曉得那名字？”阿銀似乎很詫異般地问。

“那鳥兒的名字也叫做千代哩。”

“是。”阿銀忽然把嘴巴緊閉起來了。他的單眼睛一半像在懷疑，一半像要發笑般地，在我的臉孔上滴溜溜地轉。我對那眼睛感到十分的不愉快。暫時之間，彼此都祇是沈默着在。

“少爺！”一會兒，阿銀好像在偷看着一般地叫喚着我。“現在，那千代也還在你那邊嗎？”

“不，前幾天就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了。大概是給貓兒或是耗子吃掉了吧。”

“嘿嘿。”阿銀和婉地笑着。“想來大概是那個樣子吧。但，千代如今卻在我這裏哩。”

“在你這邊？”我驚呼着。

“是的。”阿銀從容地答。

“唔，那末，是給你偷去了啦。”

“不要開玩笑。我不是新吉；而且，直到這年

絕，我都沒有偷過人家的東西哩。”

“那末，爲什麼你會有着千代呢？”

“哎，不要那樣地當真。”阿銀笑着說。“原來昨天我到後山去採柴，祇見對面的荆棘叢中有着一隻雲雀。仔細一看，卻完全像是給人家飼養過一回的鳥兒。因此我就吹起口哨來呼喚她，果然她也就跑到我這邊來。於是，我把她捉來一看，卻正是千代。……可不是嗎？哎，讓我拿出來給你看看吧。”阿銀站了起來，拖着跛脚跑進裏邊去；一會兒，就把一個小鳥籠取了來。在那籠子裏頭，正有着一隻雲雀在鼓翼。她一看見我就稍爲偏着頭，叫着；那好像是在說，她想不起我究竟是誰個。同時，我也想不起她究竟是不是千代；因爲我總覺得這雲雀好像是個跟千代不相同的鳥兒。體態等等也跟千代不一樣，怪頑健的；鳴聲，走路的樣兒，也很像野鳥，敏捷而凶暴。

“這是千代嗎？”我覺得自己好像正在給阿銀

戲弄着似的。

“當然是千代。假如你以為不是的話，那就認為不是也可以。說老實話，我正在想呢：把這鳥兒送還到你那邊去呢？抑或是橫豎已經從人家的手裏離開過一次，就索性把她賣掉呢？可是，當我正在這樣考慮着的時候，你就跑來了，所以，我還是把這鳥兒還給你！這樣，就可以把她收藏到原處去。”阿銀微笑着說。

千代再被關進到我們家裏的籠子裏頭去了。她似乎又漸漸地和人家親熱起來了。我也開始在她的內面感到原先的千代的心情。可是，在經過了半個月左右的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忘記把她拿進屋子裏來了，仍然擱在溫室上面。第二天早上跑去一看，鳥兒已經肚腹朝天地死掉了，長長腳兒彎曲在白白的肚子上面。於是，我就在庭院的嫩櫻木下面，掘開一個小而深的洞穴，把小鳥的死骸埋在裏頭。

依據人們的傳聞調查起來：那個名叫千代的雛妓，也在新吉從我的家裏跑出去的時候，離了家；並且，也不知下落。

自從小鳥死掉之後，直到今年，紅櫻已經開過了三次花兒。在這三年中間，沒有接到過新吉的一封信。因此，關於他，我們簡直不能夠得到什麼頭緒。我和父親到現在都還有時候會談到他；並且都以為他也許在什麼時候又要回到我們家裏來。他要在那一天才會回來呢？抑或他已經不再回來了呢？



# 一個體操教員之死

木尾先生，是個某山村地方的中學教員。雖說是教員，但他卻一生都盡瘁於體操教練。

然而，學生們誰也不把先生原來的姓名去稱呼他。大家都叫他爲 Pecker（啄木鳥）。

這奇妙的綽號，似乎明顯地是由容貌上得來的。先生的臉孔，比較來得小，來得狹長，兩頰也消瘦得厲害。因此，嘴巴的一部分，就恰恰跟狗和狐的嘴巴一般地，作尖嘴形。這種特徵，當先生正要開口說話的時候，尤其來得明顯。原來他是個武人胚的不善於詞令的人，因此，在講話之前，就完全跟把氣體裝入到輕氣球裏頭一般地，要把空氣預先含進口腔裏去。那種費力的辦法，似乎就對那些

可怕的印象批評的學生們暗示了那——遙遠地超越於犬和狐般的愚劣的名字的——針一般地尖銳的名詞。

但，關於那種緣由，也有抱持着不同的說法的。那些學生們都說：‘他並不是叫做 Pecker，真正的稱呼，原來是 Beggar。⁹自從先生到這個學校裏來，雖然已經將近二十年；但，時常都跟討飯的一般地貧困着。因此，才被稱做 Beggar……’

抱着那樣的異說的學生們，多是先生的後期的學生。且不管究竟那一種說法才算真確；但，依據這點看來，也就可以曉得：先生的綽號是怎樣地長遠永續的東西；同時，先生的單調的教員生活又是怎樣地冗長而貧乏的。

無論是那一個學生都看不起他。

一則是由於先生的頗爲不揚的風采。除開那尖嘴巴之外，先生時常都是一顆質樸的剃得光禿禿的頭顱，圓眼睛滴溜溜地轉，長着薄茶色的鬚

鬚。因為時常都給陽光蒸曬着，全體都弄得焦黑；使得本來似乎有點貧血性的臉色，都轉成了蒼黑。身體雖是給鍛鍊着；但，還是消瘦，老是沒有肉。服裝等等，他一點也不介意，始終祇是穿着跟軍人所穿般的又粗又硬的土色企領洋服。

先生的風采已然那樣，而且又沒有什麼學問的背景。他並不是高等師範出身的，祇是在體操教習所卒了業，就馬上來就任。——所以，雖然幹了好幾年，但在教員當中，薪俸還是最低的。

這一切的原因，都在挑唆那些敏感的學生們的輕侮感。沒有給學生們輕視的，就祇有先生的良善和認真。

先生是個極認真，嚴格，熱心的人物。就任的初期，尤其來得厲害。教練的時間，一定要十足的一點鐘，有時，甚至於鈴響過了都還要繼續教練下去。他嚴重地使學生們穿制服。休說沒有什麼不得已的情形，竟穿着和服等等來上課的學生，就是一

個腳絆上的扣子沒有扣好的，他也要馬上砥涇鉛筆，在操行分數上做下記號。在橫暴的學生們當中，有幾個是身穿制服，足登木屐到學校裏來的。這是學校的禁制之一。先生若是看見了那樣的人，就會在教練時間裏，故意讓穿鞋子的人休息，使穿木屐的人，赤着腳，然後把他們帶到學校門前去。從校門到街上，約有兩町（一町約三十六丈——譯者）左右都是在表面上敷着敲碎了的小石子的道路。他就發出號令，叫他們在那道路上跑步。不光是跑一次，他還要叫他們跑兩次，三次。他自己也跟在行列後面，不管大家的腳跑到怎樣地疼痛，他都決不讓他們離開行列。

這也就難怪旁觀的學生們都對他們表同情。並且，全班的學生就實行罷課，到了先生上課的時間，大家都不到運動場裏去。

乾脆一句話，就是：先生自己是曾被用舊的精管神教過的，現在也打算要同樣地盡量把學生嚴

格的地，規律的地，軍隊式的地加以鍛鍊。但，越來得嚴格，學生們也就越不聽先生的話。先生尖起那張嘴巴，發出更大的聲音叫喚着；但，學生們卻一點也不畏懼。

先生終於挑選出學生們當中的最頑強的傢伙，使用了好幾回的直接手段——打嘴巴——但，學生們也就越發來得頑強，幾乎聯合全校抵抗起先生來了。不但當面叫起他的綽號，謾罵他；而且，祇要他稍為望到對面去——例如，當他想從學生的橫列走開，而把背脊向着他們的時候，學生們就會忽然從腳下拾起石子來，向着先生的背上擲去。若是巧妙地擲中了，大家就嘩然地發出嘲笑的聲音。

那時候，無論先生是怎樣地憤怒，也找不到犯人。先生越發憤怒起來，學生們也就越發覺得分外有趣。並且，當這種事情傳進到學校裏的別的職員和校長的耳朵裏時，先生對於學生們的態度，反而

被加以非難。

這種教訓：對於當時還沒有滿三十歲的先生，是深深地體驗到了。從那時候起，先生對於學生的辦法也就漸次變軟了。但，學生方面，對於先生，還是執拗地繼續反抗着。大家還是喊着那個綽號；而且，無論在那一級，無論在那一個時間，大家都還是把先生當成玩具。高年級的學生好容易卒了業；但，後來的，什麼也不曉得的學生們，馬上又學習，繼承了先輩們的態度。

這好像完全變成了全校的習慣；但，先生的方面，卻再也不能夠改變他的素質和從來所受的教育。他仍是正直地，認真地幹着。並且，當他越發想要挽救學生們的輕視和自己的不孕衆望，而且越發覺得心焦時，他也就覺得祇有越發忠實地去盡自己的職務，此外別無他法。

但，學生們卻以為那單調的體操是誰也不想  
要誠心去幹的。光是別的功課已經使人家弄得夠

疲倦了，在體操的時間裏，大家至少也希望能夠快活地，舒服地遊玩，遊玩。因為他們都存着那一種心理，所以，對於他們，一定要讓大家遊玩的先生，才算是個良師。他們覺得再也沒有什麼東西還要比那所謂謹嚴的體操教員更來得麻煩，討厭了。

“什麼體操，究竟有什麼用處？那樣的事情，誰也不會老老實實的幹下去。”

但，木尾先生卻不了解學生們的那種脾胃。縱然了解；但他以為若是通通順從不懂事的學生們的心理，自己的心裏又覺得不安。他祇是那麼想：學生們所以不順從自己的教練，一則因為他們都還年輕，沒有頭腦，再則因為自己的真正的熱心還不夠料；無論現在他們是怎麼樣的，可是，離開學校之後，就將要感謝自己吧……。

不光是軍隊式的教練，就是在器械體操的時間，先生也無論什麼都先由自己做給人家看。就是那抓住鐵棒翻來翻去的事情，先生也一定由自己

去‘示範’。他最先攀登到架子上去，也最先跳過木馬；其他，無論是棍棒，無論是遊木，都是那個樣子。

他祇是很熱心，很熱心的，這也就難怪他無論什麼技藝都幹得來。若是弄得不好，先生就無論幹多少次，都一定要弄得直到可以做人家的‘模範’的時候，才肯罷手。跟自己所做的一般，學生們如果幹不來的話，他也一定要叫他翻來覆去的幹下去。矜誇自己的身手，心裏很想出點風頭的學生，在那個時候，就十分得意，或給人家讚賞；但，那些舉止笨拙，不能升上鐵棒上去的，或是身體不活動，不能夠跳過木馬的，都覺得自己簡直死掉了一半。

而且，也就越發討厭起體操……和先生來了。

先生完全像個運動的天才，祇要是名叫體育的，無論什麼，他都要比學生先行幹起來。恰好在那個時候，那中學所在地的市梢的小湖裏，正是冬

季結冰的期間，人們都開始在那裏溜冰。於是，先生也就馬上練習起來。雖然很窮，但，他還是把厚厚的上衣(Jacket)買來，叫人家把最新的美國式的冰鞋付來，特別從東京請到斯道的熟練家，通通都正式加以練習。無論是怎樣寒冷的日子，甚至於在下着雪，湖上連一隻小鳥也沒有的又風又雪的日子，他都從學校裏一回來，就馬上跑到湖裏頭去。有一天，運氣不好，跌倒了，連兩個門牙也折斷了；但，他一點也不爲之挫頓。不久，先生就變成了全縣最有把握的溜冰的名人。此外，也還可以作戶內滑走，甚至於還囑託同事的英語教員的翻譯，編成了關於那種遊戲的各種方法的書本。

接着，中學生們就在那夏天的涼快的湖水裏頭開始游泳。這時候，那直到此刻爲止，在水裏頭都跟鐵鏈一般的他，又混在那比他自已少半年紀的少年們當中，拚命地開始作游泳方法的練習。並且，不久，也就趕過了年輕人，變成了一個良好

的游泳教師。從那個時候起，就規定每年都在中學校裏舉行直徑約一里左右的湖水橫斷競泳。那當兒，先生就最先到來，把大家鼓勵一番。

以後的長途賽跑，先生也很用了些精神。那已經是在他四十多歲的晚年；但，他還依舊以一種可驚的努力和決心，跟中學生一塊兒跑。也是沿湖水的周圍兜一個圈子；但，在這頗為長遠的距離間，他始終站在學生的前頭。

那決不是給所謂世間的名譽慾所衝動，也不是所謂運動的興味；而是一種已經遙遠地超越乎那些的某種東西。先生跟普通的裝腔作勢的賽跑者不同，就在跑的時候，他也把上衣脫掉，祇剩一件襯衣，穿着，裹着又舊又破的褲子和腳絆，完全跟郵差一般地走着。

有一件可笑的事情，就是：無論在什麼時候，先生都把煙盒子掛在褲帶上邊。在上課的時候，他的態度是很謹嚴的，自然，他不至於抽煙；然而，其

實先生是很喜歡吃紙煙的，好像除開本職的體操之外，那就是人生最大的快樂。在那似乎比褲子還要陳舊的，構造簡單的鱷皮的煙盒子當中，時常都滿裝着便宜煙草的粉末，甚至於在那裏認真的授業時間裏，先生也沒有離開過它。每當他在走路或是在跳着的時候，那堅硬的煙盒子就會發出那格格聲響。這在學生之間，竟跟先生的綽號一般地有名。

“他又跟煙盒子一起地跳着啦。”

每次看見那完全跟小惡魔一般地在先生的腰間跳躍而且叫喚着的黑東西，學生們都苦笑着。原來對於這生性沒有一點情趣的先生，那卻沒有想到，竟變成了一種愛嬌。有什麼事情使得先生不高興的時候——例如發見學生跟鄰近的同學談話的時候——他就會突然走近學生的身邊去，使並列着的學生的腦壳跟腦壳討厭地碰撞起來。像這樣的事情，對於先生，是決不稀奇的。但，就在那樣的

時候，也完全跟迎面衝來的紙煙的煙兒一般地，有着一股便宜紙煙的味兒，從先生的全身侵襲過來。這當兒，學生們也就不知道是因爲什麼緣故，竟不覺得氣憤了。那給紙煙滲透了的先生的黑色的嘴唇，指頭，和胸脯，甚至還會使人家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議的親切！

因爲那樣的溜冰，游泳，和競走都跟兵式體操不同，多量地含着少年所特有的興味的緣故，所以，先生對於那些的熱中，很博得學生們的好感。在學生們當中，給先生的熱心所牽引而深深地耽擱起來的，也很有幾十個人。因此，先生的壞名譽，也就頗爲恢復過來了。不過，他們喜歡遊戲；但，那對於功課的同樣的忠實，也還時常反撥着他們的心。

“要把別的功課也那樣地認真幹起來，才可以加強我們的力量哪。”

“簡直完全不懂時勢呢。”

學生們始終抱着那樣的不滿。

學生雖然也知道先生的誠實；卻反而嫌惡起來。先生方面，也因為自己的努力而不絕地感着苦楚。然而，你在夢裏也沒有想到，由於這種努力和苦楚，不但對於自己，對於學生都沒有一點益處，反而都要受傷。

但，先生的苦楚的結果，卻要比學生們的更來得早。因為這將近二十年的拚命的努力，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把他的元氣用盡了。雖是祇有四十多歲的，還很可以勞作的年紀；但，先生的頭腦，不久就莫名其妙地開始昏茫起來了。他已經不能夠思考任何艱深的事情；氣力也飛快地衰敗下去了。但，比這些更來得討厭的，就是：他的體力已經減失了。

他的身體，簡直衰弱到他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的程度。那樣地用技術鍛鍊過來的全身，都變成了說不出來的不自由，笨拙，和疲乏。在上課的時

候，他也漸次不能夠傾注心力了；而且，上一個鐘頭課，就會疲倦得要死。

“這一向的啄木鳥，不是總覺得沒有精神了嗎？並且，還討厭地，變得孤僻。嘿，該是老了些吧。”

正如學生們所說的一般，先生是明顯地蒼老起來了。在他的臉孔和手上都明顯地生起了皺痕，容貌和姿勢也完全跟六十歲的老頭兒一般地老耄起來了。

那是一個秋天的午後的事情。先生跟平常一般地，統率了一隊的高年級學生，到寬廣的運動場的角落裏去，擺下了跳躍臺。並且，他打算先行示以跳躍的模範，就叫學生在臺前的兩側，排成兩列，自己跑到中間去。

那當兒，擺在對面的木製的，堅牢的跳躍臺，祇有三層；別的箱臺都祇是堆在橫向。——那最明顯地說明着先生的衰弱，若是在從前，那就縱然把全臺的七層重疊起來，先生也可以跟兔子一般，輕

靈地跳過去。

“好吧，大家留心看看！”

先生這樣地說着，一會兒，就格格地響起腰間的煙盒子，跟脫兔一般地從學生跟前飛跑過去。跑到臺子跟前，他就伸出一雙腕兒，兩手一抵，身體就靈巧地浮起來，腳也離開了踏腳板。但，當大家以為他會一氣跳過去的時候，他卻出人意料之外，祇是騎在那臺子上邊。

“.....”

這使得學生們都吃了一驚。直到現在，他們已經看到過先生幾十次的跳躍；但，那樣的失敗，他們還是第一次看見。但，最使他們吃驚的，就是：先生竟完全跟小孩子一般地在臺上坐着，似乎很苦痛地喘着氣。

“先生，怎麼攪起的？”

也有因為先生的意外失敗而拍掌的人；但，他的樣子太可笑了，所以學生們就問起他來。

“不，剛才沒有跳成功，還好”

一會兒，先生就從臺上滑下，故意現出若無其事的神色，跑了回來。並且，跑到大家的中間，露着一副稍為帶點蒼白的顏臉，再行奔跑起來。

“一——二……三。”

先生用巨大的聲音喊着號令，再把手兒伸到臺上，使整個身體朝着空間飛躍起來。這回，先生的身體，果然跟給什麼東西彈動的球兒一般地跳起來了。但，氣力衰頹的兩腕，究竟不足以支持全身的平均；當大家以為他將從臺子上跳過去的時候，先生卻完全和被巧妙的拳術家用手拋了出去一般地，臉孔插進到砂裏頭，翻了個斛斗，跌倒下去了。

因為看見先生的異樣的掉下去的情形，學生們都馬上跑過去了。先生弄得滿身都是砂粒，好不容易才從砂窩中爬了起來。看見那悲慘的姿態，這一回，學生們就沒有誰個再嬉笑了。

“沒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吧？”

他們還依舊使用那地方所特有的質樸的話語，但，大家都以一種學生的情味，去慰問着他。

“沒有受傷。”

先生似乎覺得很沒有面子般地羞慚着，就把內衣上邊的砂粒拍掉。他的手兒，一點力量也沒有了。但，剛剛把砂粒拍掉，他又默然地想要回到出發的地方去。

“先生，還要跳嗎？”

學生們問。

“是的，再來一回。”

先生悄然地回答。

“還是別幹了好，那是沒有效果的。”

大家都異口同聲地制止他。但，先生不聽；他幾乎在眉目間浮起一種有類於拚死命的氣色，第三次再回到出發的地方去。

學生們都覺得好像自己是在觀看什麼怕人的

拳鬥一般地。大家都在凝神靜氣的。先生卻現出比以前更加來得蒼白的顏色飛跑起來；“亮，亮……”，跟着，腰間的煙盒子，也開始發出聲響。

“一，二，三……。”

跟輕輕地掠過的聲音同時，先生的身體也就如飛翻着旗子一般，扁平地浮到空間去。

“赫——”

在那一瞬間，學生們都跟約好了一般地，從背後一齊地呼喊起來。那是不自覺地從大家的嘴裏頭喊了出來的。在一切的少年心中，都感到：好像大家若是沈默着，那末，這一回，先生的身體，就會有跌倒下去，再也爬不起來的危懼。

大概是由於那意外的喊聲吧，險些兒就要在空中受到挫折的先生的身體，就完全跟烤餅一般地飛舞着，幾乎連音響也沒有地，就消失到臺子的對面去了。等到大家都走前去的時候，先生已經跟青蛙一般地在砂上坐着——。

不久，先生就……向學校告起假來了；他從前是幾乎沒有告過假的。接着，就一年間都沒有到學校裏來。多年的疲勞都一時爆發出來，他已經連走到學校裏來的氣力也沒有了。

高年級的學生們——低年級卻有別的體操教員擔任着在——都叨他的光，在一年中間沒有練體操。大家不但沒有覺得先生的疾病的可憐，而且，因此還高興得要命。“還不如讓他就這樣地死掉好。”——大家都說着那樣的話語。但，缺了一年的課之後，先生也就被免了職。

然而，在這其間，先生的身體，也就頗為恢復過來了。好久不見的先生的姿態，又可以在學校裏和運動場中見到了。先生好像還很懷念自己從前教書的學校，時常跑到學校裏來，東看西看，或是跟從前的先生談話；並且，好像為着保養和消遣，他還幫忙辦理着學校的各種事情。但，先生的臉孔和身體，也就更加來得瘦骨嶙嶙了。他的頭腦也似

乎越發昏茫，從前罕有的笑臉，也好像發了癡一般；不斷地顯露出來。說話的神情也越發蹩腳，有時，格格不吐，有時，支吾着。

後來，先生的舊病又復發起來了。又過了一年之後，先生的家族，終於離開那住慣了的中學所在地的某街，回到鄰縣的本家去了。而且，不久，先生就遺下了夫人和兩個年紀還輕的兒子，死掉了。

當訃聞傳到以前的中學校裏來的時候，教職員們都湊集了些少的香儀，跟弔辭一塊兒送給那貧乏的遺族，在學生之間，也發生了捐款的議論。聽見了他的死耗，就覺得從前的苛刻的記憶，總之都無非是他的熱心的，真摯的僻性；在大家的頭腦裏都浮起了公平無私的先生的面影。在學生當中，也有幾個人唱着反對的論調，說是沒有出這些多餘的錢的必要；頗費了些工夫，才好容易募集到了若干的款子。

“啄木鳥也怪可憐的。亂七八糟去跳那臺子，

到頂來，連命都跳掉了。但，他如今已經到地獄裏去練着體操吧？”

祇有那樣的風說，還暫時遺留在學生們的笑談中。

陽傘

這是當我祇有十二三歲，還在當小學生時代的事情。

六月的某一天，——在像芬蘭般的北國裏，要從五月起方是春天；五月和以後的六，七，八這四個月間，就算是一年中最溫暖，愉快的時節。——我跑到離家很近的森林裏去，砍下了一根嫩杉木，拚命地開始製造陽傘。

原來，我的家庭，是從我的父母起才開始成立的。從前年輕的時候，雙親都一起在距離首都黑爾與格霍爾士約十英里的鄉村中的有錢人家裏當女僕和男僕。在那時候，雙方的情感就好了起來，終於拋棄了飯碗，從新成家。因此，據說，當有了家庭

的時候，父親跟母親都很受了一番苦楚。從我懂事的時候起，雙親都還在拚命勞動着在。因為在那貧乏的小家庭裏，從長女的我起算，竟有三個小弟妹們。真是不得了啦。

我自己也不得了。父親，母親是時常給生活所追迫着的，自然也就沒有錢來雇女僕。所以，小孩子們的照管，就通通都非由我來幹不可。一從學校裏回到家裏來，就始終祇是吩咐我和弟妹們游玩或看守他們。那真使我討厭死了。我時常抱怨着：母親們爲什麼不祇是生自己，還要生下那許多這麼小的不懂事的人們來呢。

有一天，也恰好是五月的時分，父親和母親都在房子對面的菜園裏拚命地工作着。還是同樣地吩咐我看小孩子。我祇是一個人站在睡着頂小的小孩子的搖籃旁邊。外面滿曬着溫暖的太陽，在附近的樹梢頭，鳥兒啼出了清脆的妙音，還可以聽到從什麼地方傳來的，似乎很快活地喧嚷着的小孩

子的聲響。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心想：祇要小孩子醒了過來，我就可以把他交給母親，自己到外邊去玩。於是，就故意地忽然把搖籃震動起來。

然而，似乎很舒暢地熟睡着的小孩子，卻祇管滿不在乎地睡着。我忽然敗了興；但，同時，卻憎惡起來，覺得真把他沒有辦法。以是，這一回，我就將那邊的襪帶拿過來，長長地垂下它的尖端，在仰臥着的小孩子的臉孔上滑過了許多次數。

這時候，小孩子就好像覺得很怕癢似的，現出了似乎要把眼睛和鼻子都皺成一片的表情。並且，還使他覺得很不舒適地扭着身體。可是，看來還很想睡，眼睛老是不睜開來。於是，我就幾乎打了他的臉孔。這時候，他才開始吃驚，把眼睛睜開來，接着就大聲哭泣。我弄慌了，馬上就跑到對面的母親那邊去，告訴她說：小乖乖想要吃奶了，正在哭泣着。噯呀，又想吃奶了？不是剛才喂過嗎……母親覺得莫名其妙地嘮叨着；但，還是住了手，跟我一

起跑回來。

可是，結果怎樣呢？回到家裏一看，那曾經醒過一次的小孩子，卻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熟睡着了。怎麼攪起的？小乖乖不是睡得好好的嗎？——母親覺得莫明其妙地問起我來。那時候的我的神情是——不知不覺地紅了臉，低着頭，凝然地咬緊着嘴唇，站着在。

閒話休提，總之，那時候，我的家庭和境遇就是那個樣子。並且，我是一個有着比普通人多一倍好勝性質的女孩子。所以會想要製造陽傘，也是因為家裏很窮困，有錢人家的小孩子們和小姐們都擎着春天的陽傘在外邊走路，祇有我卻不能夠有那東西的緣故。雙親不但不會買給我，而且，連請也不敢請他們買，心中真是羨慕別人。這樣，在我的小小的頭腦中也打算想要同樣地擎着它走路之後，就立下了祇有由自己製造的意念。

最先，我就瞞着大家跑到森林裏去——我還

記得牢牢的，那時候，我覺得森林中伸展着枝葉的許多樹木，通通都跟太陽傘一般地。——找到一根樣子很不壞的嫩杉木，我就把它砍下，拿回家裏來。高約兩三尺，近根處，有着六七根樹枝從一個地方伸出到四面去，上邊都長着跟燃燒着一般的嫩芽。此外，也還有別的枝兒；但，多餘的東西都給我砍掉了。剝了下全體的外皮，我就細心地把它弄得白白的。

那還是一根嫩木，而且又當萌芽的時期；所以把樹皮一剝掉，水分和黏液就把兩手弄得一場糊塗的。但，我總不會爲着那樣的事體而掃興，還跑到菜園裏去，從周圍的牆垣下面，拿了一根彎曲的‘加達亞’來做傘柄。

‘加達亞’，是個在芬蘭幾乎到處都叢生着在的樹木。樹葉跟荆棘一般地，木質很堅實，根也很牢固，是個有名的材木。大都生在水分很多的地方，不論你怎樣粗暴地加以踐踏，不論你怎樣地把

它從根砍掉，經過了一些時又會生氣勃勃地繁榮過來，不容易枯死或是衰弱下去。近代芬蘭的著名詩人，亞荷，曾經寫過好幾本以芬蘭國民性為主題的故事，書名就叫做‘Katajainen-Kansani’。那就是芬蘭語的‘如加達亞般的我國國民’的意思。正如這句話所表示着的一般地，我國的民衆們是有着堅牢的精神的。現在的芬蘭雖然已經成立了獨立國；但，直到近時為止的好幾百年間，它曾做過瑞典的屬國，做過俄國的屬國，屈服在一切壓迫之下，經歷了多難的歷史。

又講了許多閒話，且帶住了吧。——‘加達亞’雖是那樣堅牢，但，跟別的樹木不一樣，很可以彎曲。所以，在芬蘭，時常都使用‘加達亞’來築造菜園，牧場和與鄰家間隔的籬笆。最先，在地面上掘好洞穴，留出一些間隔，把兩根支柱相對地豎立起來。一方面把‘加達亞’放進水裏頭浸軟，分成兩片，恰如日本的藤蔓一般地交織在支柱的中間。那麼一來，就

在弄好了的支柱的許多交織上面，斜斜地架上長的材木；然後又在材木的上邊製造交織，架上材木——就這樣地把牆垣築造起來。它可以經過很長久的時間都不損壞；但，過於長遠了，還是會腐敗或變得不堅實的，因此，就要加以修築。以是，舊的‘加達亞’的殘餘物，就時常散置在新的牆垣之下。可是，彎曲過一次的‘加達亞’就會無論到什麼時候都是彎曲着的，因此，可以拿來做陽傘的柄兒。

我把樣子最好的‘加達亞’取了來，用小刀子去削它，琢磨它，將它用帶子綁在那剝了皮的杉木的尖端上去。

如今，在日本的婦女之間，曲柄的陽傘 (Parasol) 是不流行的，好像都使用着在直柄上邊上着雕刻物或鑲嵌的東西；但，我們在那時候所用的，卻祇是些曲柄。大家都以粗大而彎曲的為最時髦。我也想要最是時髦地製造自己的傘兒。

把傘柄的裝置一弄完，我就將學校中寫字或練習算術的厚而且大的紙頭拿出來，把兩張貼在一起，圓圓地剪成陽傘的布形。並且，在那周圍還剪成了花邊的邊緣般的鋸齒形狀。

裝置到杉枝上去代替傘布的紙頭，也沒有用漿糊去黏貼。因為想要把它弄得更好看，就特地用紅色的絨線鄭重地縫到杉木的一根一根的枝上去。一則爲着隱藏接口，一則爲着裝飾，我還在把杉幹和‘加達亞’綁在一起的傘柄上，結上了一根又長又紅的絲條子。

總之，我使用了所有的智慧；但，小孩子到底還是小孩子呢。那很重要的傘紙，卻使用着在學校裏寫舊了的，用墨水塗滿了字的紙頭。可是，自從出世以來就習慣於貧乏的我，卻已然沒有打過購買新紙頭的主意，也沒有感到那種必要：這是不會錯的。——但，無論如何，那時常想得耍命，卻到底不能到手的一把陽傘，總算巧妙地做好了。

那時候的歡喜，是我從來所沒有經驗過的。我幾乎想跟小麻雀一般地跳起來。紅絨線和絲條子的非常巧妙的主意，使我更加歡喜到沒有辦法。

在頂小的小孩子的搖籃旁邊足足歡了半天以上的我，把陽傘一做好，馬上就將弟妹們帶來看。小孩子們，對着那非常美好的——跟魯賓孫所擊着般的——陽傘，祇是全然表示欽佩，圓睜着眼睛。以是，我越發得意到了不得。那時候，已經是將近黃昏時分；但，我還把大家帶到森林中去散步。

最先，我就一隻手拿着新製的陽傘，一隻手掀起粗布衣裳的裙裾，用做出來的步調走着路。弟妹們都現出了真摯的臉孔，完全像是我的從者一般地，以軍隊的步伐，整列地跟着我。我忽然覺得，我好像已經成了貴婦人；至少，也好像已經成了決不輸於那邊的小姐們的姑娘。

一人到森林裏去，那看膩了的林木，也借一柄陽傘的光，使我發生了跟無論時候都不相同的感

覺。靜靜的春之夕暮的冷空氣，漫天地漂流着在；那似乎是從杉木，枯葉，新芽，跟什麼小花兒等等所發出來的混合的氣味；在濕土上響着的小孩子們輕輕的足音；和那好像給足音所驚駭，而在竹叢和密林中飛跳起來的小動物之類的騷音。——這些東西，都完全像夢的世界一般地，可以柔和地，恍惚地感覺到。

我歡天喜地，跟女王的行列一般地通過了頗長的小路；一直走到了對面的，西空的夕照如煙一般地射進着的森林的出口。然後就可以出到那環繞着森林的邊緣的寬敞的大路上去。一出到大路上，就會跟在森林中不同，不論那是怎樣的鄉下地方，也會有黃昏的行人的。但，我完全沒有想到那樣的事情，祇是一直跑下去。

正在那個時候，就從對面的大路上來了一個人；忽然，他看着側面的森林中的我，站住了。

我把直到現在都是茫茫然的眼睛朝着那邊一

看：不料，那正是我們學校裏頭的先生，——而且是我班上的先生。

因為先生是剛剛從師範學校裏出來的，所以，那時候大概還祇有二十二三吧。是個在忽然辭退了原先擔任着的年老的先生之後的二三個月前，才到學校裏來的先生。他的臉孔很白，兩頰微微地泛起紅暈，眼睛是天青色的，在高鼻子下面，有着剛剛長出來的淡淡的金茶色的鬍子。他的身體不能說是堅實；但，肉體卻很好，可說是個肥胖的體格。他跟其餘的先生沒有別的不同地方；但，總令人覺得是個好像很深思般的：有着凝視學生的臉孔的性癖的，在美麗的顏臉和身體的比例上具有陰鬱的處所的先生。

所以，學生們與其說是對他親熱，不如說是有點怕他。但，我卻不知道是因為什麼緣故，非常喜歡那位先生。直到那個時候為止，我是不很用功的；可是，自從那位先生來了之後，我卻莫明其妙

地想要用起功來——先生方面怎樣想的呢？——自己打算做一個好學生了。這是直到後來我才留意到的事情：原來，就在先生的臉孔當中，我的注意力似乎也是奇怪地給那剛剛長出來的鬍子吸引着的。就在教室裏，我也總是時常凝望着先生的鼻子下面。

總之，我意外地碰見了那位先生。我慌張得很厲害，連對先生寒暄的事情也忘記了，祇是默然地站在那兒。在那一瞬間，甚至於連得意到那種程度的，拿在一隻手裏頭的陽傘，都幾乎完全忘掉了。

我也不曉得自己究竟發了多少時候的怔；一會兒，我才忽然擡頭一看，同時，先生也說了一句話：

“在這沒有太陽的時候，你還要擎着‘克拉梭’嗎？”

‘克拉梭’就是陽傘的意思。但，這並不是真正的芬蘭語。普通，我們都把陽傘稱為 Paivanvarjo。

那可以說是一種國際語吧？總之大概因為那並不是普通的話語，所以，它非常明瞭而且洋化地響進到我的耳朵裏來。

但，我馬上就明白了：先生決不是在那兒一半認真一半開玩笑地說着話的。他跟在教室裏一般地誠摯，而且用的也好像是些冷然的調子。

我突然地好像自己看見了虛浮的身體在戰戰兢兢地顫抖着一般地。並且，一掉頭，我就飛快地跑進森林中的小路上去。險些兒把什麼也不曉得地跟了來的弟妹們撞倒了；但，我卻毫不介意，祇是跟吃了驚的小馬一般飛跑着。

◦ “Miina! Miina!”

弟妹們都吃驚地跟着我跑。並且，發出巨大的聲音，哭泣着，拚命叫喚我的名字。

那聲音，一會兒就使我在森林中站住了，這時候，我才開始留意到傘兒。……原來我是把貴重的陽傘放在肩頭上面，拚命地飛奔着的。……一留意

到它，我就生起了一種說不出來的憤怒，就將它好像毒菌或是什麼一般丟在那裏，跳了上去，用一雙腳兒，把它亂七八糟地踏破了。而且還踐踏了兩三次。非把它破壞到連形跡也沒有，我就覺得按捺不下去。

“Miina! 啊，怎麼攪起的？”

跑攏來了的弟妹們，都好像突然發見了我的醜陋一般地仰視着我的臉孔。我一句話也不回答他們，祇是凝視着那給我殘酷地蹂躪過的陽傘的骸骨；但，忽然，眼淚卻如噴湧着一般地流出來了。

陽傘的故事就這樣地完結了。

那一把開着的，沒有收攏過的，紅色的不可思議的傘兒，雖然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但，如今也還瞭然地殘留在我的腦中。我還能夠如在眼前般地，把先生的臉形，森林的模樣，和跟現在同樣地瘦小的我的身體回想起來。但，比什麼都還難於忘記

的，卻要算是先生的話語和口調。也許將終生不能忘記。

在這以上，我就再也不能夠說什麼話了。——但，後來，我也就完全改變，討厭起那位先生來了。以後，他還教了我不上一年的工夫；但，在這期間，學校卻使我覺得討厭難堪。那使我喜歡到那種程度的鬍子，以後也變成了某種多餘的東西……使我好像看到了毛蟲一般地。

# 上街

那時候，我恰好是十一歲。

直到那個時候為止，我並不是沒有到街上去過的。因為爸爸是個種田的，所以時常把穀物，肉，牛奶，牛油等等拿到街上去賣。當時，爸爸曾一次二次的領我去上街，叫我坐在街上賣東西的地方；當爸爸跑到朋友們那邊去談話的時候，就不能不由我自己獨自看守着物品。因此，我雖然去上街，也沒有好好地遊覽過一回。

所以，好動的我，簡直很想很想由我自己一個人自獨在街上遊覽一番。有一天——是的，那是在我們芬蘭國氣候最好，最快活的六月初頭——當我把這事情對着弟弟奧斯加利說起的時候，弟弟

就說一定要跟我一塊兒去看看，因為他還沒有被領去上過一次街。

於是，我心中一想，就打算要求爸爸他們，說我們自己想要到街上賣雞去。因為我恰好想起了在不久以前媽媽所說的打算把家裏飼養着的七隻雞賣去的話語。所以，在某一天晚上，我就趕忙跟弟弟一塊兒將那事情去請求爸爸和媽媽。但，媽媽卻完全表示反對。

“啊，你們說些什麼話？從這裏到街上，不是有四十二基羅米突（約合中國七十里左右——譯者）遠嗎？不要胡鬧，像你們這些小孩子怎樣能夠到那樣的地方去賣東西？”

實際上，從我們的村裏直到街上，是有着四十二基羅米突遠的。並且，奧斯加利要比我小兩歲。那當兒，祇有九歲。

但是，爸爸卻跟媽媽不同，覺得我們的請求很有趣味。並且說：“如果實在很想去販賣的話，那就

去也行。」當我們聽見了爸爸的應許的時候，我們真是從來沒有那樣地高興過。爸爸和媽媽都叫我們至快也要等到明後天才去，但，我們不聽，簡直無論如何也按捺不住地；就在第二天早上四點半鐘起來，準備一切，跟弟弟一起去上街。

我們在那時候的準備，真是有趣得很。先由爸爸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砍取了一根筆直的木頭，剝掉樹皮，做成棒子。然後把我們要拿到市集裏去的各種東西，都通通穿到，繫到那根棒子上邊去。

第一個就是盛牛油的桶子。不很大，是個由下而上漸漸地擴大起來的圓桶子，父親把兩基羅重的牛油裝了進去。其次就是方角的雞籠。裏頭裝進了七隻雞，把上方完全用布片蓋着，使牠們不能逃掉。復次，就是飯盒的包裹。我們的飯盒跟餵雞的飯盒都一起地裝在裏面。最後，就是我跟奧斯加利的鞋子。

這樣說，也許大家會弄不清楚吧。原來我們是

在鄉下長成的，而且爸爸他們又是很貧乏的，所以，在夏天是時常光着腳的。但，要去上街，光着腳是不好走的；而且，要去賣東西，也應該有稍為高等的裝束——所以，我們就把鞋子拿到街上去，打算到了那邊方把它穿起來。爸爸將奧斯加利的鞋子和我的鞋子用帶子緊束着，分掛在棒子的兩側。

我站在先頭，奧斯加利站在後邊，我們一同把那棒子擔在肩上。我所以會站在先頭，是因為我是姐姐，而且因為我還曉得到街上去的路徑，可以做弟弟的帶路人。我的年紀是要比弟弟大些的；從那個時候起，我就是個高個子，而且和蟋蟀一般地過於瘦得可怕。可是，弟弟雖然跟我是姊弟；但，他卻矮得厲害，身體圓滾滾地完全和小豬一般地發胖。因為這兩個人一先一後地擔着那根棒，所以，棒子就和山脊般地傾斜着。

雖然是那種樣子；但，我們並沒有想到自己可笑。我們的心中祇是充滿着可以兩個人自由地去

上街的歡喜，並沒有想及那些事情。恰好那一天又是在六月的美麗的時日當中也算是特別美麗的，真正是個晴空一碧的日子。我們完全用像在跳舞般的步調，開始那姊弟兩人的四十二基羅米突路途的徒步旅行。

跟着太陽的漸漸地上升，汗也就流遍了我們的臉孔和身體。尤其是弟弟，因為是個胖子，所以圓臉孔上的汗也就更加流得多；雖然如此，但他還是忍耐着走。光腳，因為是習慣了，還沒有什麼；但，肩膀卻馬上痛起來了；因此，兩個人都將棒子忽左忽右地換來換去。越發痛得厲害了，就把棒子放下來，在路旁稍為休息一下子，然後再走。

可是，兩個人的身材的高矮總不一樣，所以，怪不好擔，很使人為難。本來爸爸是替我們束得好好的；可是，無論如何也還是漸漸地向低處滑下去，在這當兒，弟弟就說是變得重了，噪鬧起來。牛油桶，包裹，和長筒鞋子，通通都滑動起來了。尤其

是奧斯加利的長筒鞋子。當它跟我的鞋子碰到的時候，就常常發出那種有類於訴說不鳴的聲音。可是，因為這些東西並不是生物，所以比較還好；而最困難的，就是那籠裏頭的雞。

被塞進到那狹小而且始終動搖着的東西裏面的許多的雞，都在那兒你碰我，我碰你，噪鬧得很，一走到人村裏，聽到別的雞聲，牠們就在籠子裏面開始繁頻地叫喚起來。這當兒，人村裏的狗就從四面跳出來，朝着我們亂七八糟地吠着。

我又恐懼又悔恨，打算要使牠們靜止下來，就拚命地把棒子搖動着。但，這時候，那許多可憎的雞，仍是噪鬧着，在棒子的正中亂撞一場。我已經時常想要真正地把一切都拋掉了。

就在這時候，從對面跑來了一個男人。而且，站住了，似乎很覺奇怪一般地，開始凝望着我們的姿態。我怕得要命，想要盡量跟那個人離開得遠些，從路旁飛快地跑過去。

“等一等！”

這時候，那個人就把我們叫住，問我們是不是打算要把那雞拿去賣的。於是，我們就回答他說：“是的。”“多少錢？”他又問起來。

“一馬克一隻。”

我誠惶誠恐地回答他。

“一馬克未免貴了些。七十五科本尼好吧？”

那個人笑着說。

“不，決不能夠少過一馬克。”

說過之後，我就對奧斯加利丟個眼色；於是，我們就用最大的速度逃跑。

我總覺得那個人很可怕；真是沒有辦法，我總覺得他也許會做什麼壞事情。一方面，因為我是個執拗的小孩子，所以一想到爸爸說過的——一隻雞賣一馬克（等於一百科本尼，約合國幣四角——譯者）——話語，我就打算再要便宜就無論如何也不賣。另一方面——這真是小孩子的想頭——總

之，我們是要到街上去賣雞和牛油的，所以，縱然是那樣的價錢，但在還沒有走到街上的中途，就將物品賣去，總覺得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那個人並沒有向我們追來。不但是那樣，而且後來聽爸爸說，他還跟爸爸認識哩。據說，以後當他到我們的村裏會到爸爸時，他還笑着說我們好像是很怕他的樣子。

一會兒，我們已經跑到有火車軌道的地方來了。走到這裏，已經跑過了從我們的村裏到街上的三分之一的距離。一看見那軌道，我們都覺得很高興：現在我們已經再也不要走那直到現在為止所走的路，開始在軌道上跑起來了。我們都以爲軌道要比普通的道路來得準確，而且來得直捷，可以飛快地走到街上去。

我還是跟奧斯加利一同擔着棒子；跑了一會，對面的紅色看守棚就可以看得見了。——原來我國的鐵道上的看守棚，都是塗得紅紅的——走

到棚前，一個年老的看守人就跑了出來，又把我們叫住了。

我以爲他一定要罵我們，叫我們不要在軌道上走，不禁吃了一驚。但，不是的，原來他是在問我們：“雞，賣多少錢一隻？”

“一馬克一隻。”

我們一回答他，他就跟以前的男子說着同樣的話：

“七十五科本尼賣吧？”

可是，執拗的我卻說一個科本尼都不能夠減少；就仍然沒有賣掉地從那兒通過了。

那麼一來，已經是臨晚了，我跟奧斯加利都弄得滿身大汗，很疲乏；但，總算平平安安地到了街上。在街上，有着我家的親戚，爸爸和媽媽曾經吩咐我們到了目的地之後就到那裏去住夜，所以，最先我們就去拜訪那家人。親戚們看見了突如其來的我們，都吃了一驚：

“啊………………”

後來，聽了我們的話語，他們就對我們作種種的慰勞：“雖然是個年輕的小孩；但爸爸卻讓你們到市集裏來，諒必很疲乏了吧？”

天已經晚了，所以我們打算明朝一早才到市場上去，才到街上去遊覽；那晚上，就共同睡在一張牀上。我已經疲乏得很，但，一想到明朝的快活，總覺得不能夠平靜地睡下；整晚祇是做著到市場裏去賣東西的夢；做着幸虧把雞和牛油都賣掉了的好夢。據說，睡在旁邊的奧斯加利，也跟我同樣地，祇是做著夢。

第二天早上，也跟昨天同樣，天氣很好。我們起得很早，洗過臉，吃過麵包之後，就趕忙跑到市場上去。可是，市場上已經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商人。我和奧斯加利就混進他們的中間，把雞籠和牛油擺在前面，拚命地等待着買客的來到。

然而，跟昨夜所做的夢不相同，經過了多久都

還賣不出去。也時常有人在我們的面前站住，一壁問我們這牛油打算賣多少錢，一壁用指頭嘗嘗味道；但，有的說是太鹹，有的說是太甜，又跑掉了。

我們希望馬上就有人來買；但，無論我們等多久，都不能夠把一隻雞，一桶牛油賣掉，我們已經弄得想要悲痛地哭泣起來了。太陽漸漸地高了起來，別人的東西都很好賣；我們原有的精神，完全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心裏已經在想：無論多少錢都可以，祇要把牠們賣掉就行。

這其間，幸虧把牛油賣掉了。每基羅賣一馬克又五十科本尼。父親本來吩咐過我們每基羅賣兩馬克；但，我卻已經依照買客的話，將它用每基羅便宜了五十科本尼的價錢賣掉了。

但，剩下的雞，卻無論如何也賣不掉。雖是把牛油勉力地賣掉了；可是，沒有把雞弄好，我們還是不能夠在街上遊覽。…這當兒，恰好有一個稍為喝醉了的俄國兵士——那時候，我們的國家還是

個俄國的屬國——跑過來了；他看見了我們的爲難的情形，就用揶揄的語調對我們說：“你把雞賣二十五科本尼一隻吧，假如行，我就要買。”

聽到了二十五科本尼這句話，我覺得好像眼淚都要流出來了。且不說爸爸吩咐我們要賣一馬克，就在到街上來的中途，也曾有兩次給人家還過七十五科本尼的價錢；但，那時候，我們還是走開，並沒有賣。難道我們已經把牠拚命執拗地擔到街上來，還可以用那不到一半的金錢，賣掉這寶貴的雞嗎？——這麼一想，我實在覺得難堪。可是；我想，如果又賣不成可怎麼辦呢？於是，就回答他道：“我可以用那樣的價錢賣給你。”

但，那個兵士原來祇是看見我們的不得下臺的情形，打算把我們揶揄一番，才說出那樣的話來的；所以，他並沒有買，就無情地走開了。

我看見了那種情形，心裏就想；我寧願把全部的雞都在市場裏放跑，然後回到家裏去。那時候，

恰好有一個同鄉從我們面前走過，看見了我們的情狀，覺得怪可憐的，就囑託一位太太，說這些小孩子們很可憐，要她把雞買去。那位太太就說：“若是五十科本尼一隻，我就把牠們買過來吧。”我們都覺得很高興就趕忙照那價錢，把費盡苦心擔來的雞通通賣掉了。

把東西一賣掉，我們就再也不現出那副哭相，精神忽然好起來了。並且，我們還打算把賣得的一部分的錢，先拿去買些可口的糕餅吃吃。因為從家裏出來的時候，爸爸和媽媽曾答應過我們，說：“若是把東西通通賣掉了，你們一個人就可以領十科本尼的獎賞，任由你兩個人怎樣使用都行。”於是，我們就馬上跑到對面糕餅鋪子的店門口去，跟奧斯加利兩個人亂七八糟地商量過之後，就從擺在那裏的各種糕餅中間，一個人買了五個名叫‘科爾瓦夫斯齊’的糕餅。因為那是個形體最大的糕餅，我們以為吃起來一定很可口。而且，正好兩個科本

尼買一個。

可是，把它一吃，才曉得：祇是外形巨大罷了，一點也不好吃。若是要買那樣的東西來吃的話，那末，我就覺得：在家裏頭吃那夾雜着牛油和乾酪的糕餅，該不曉得是怎樣可口哩。我和奧斯加利都覺得很掃興，而且時間也已經不很早，因此，並沒有好好地在街上遊覽，就決定馬上回家去。

那是上午十點鐘的時候。在起程回家時，恰好碰到了可以一同走到半路的人，因為他很曉得近道，所以，這次跑的儘是些捷徑。並且，和去的時候不同，沒有擔貨物，因此，就在當天的黃昏時分，我們已經回到村裏頭來了。

我馬上跑到爸爸跟媽媽那邊去：把僅少的，在買了糕餅之後就裝進到襪子裏頭帶回來的錢拿出來。當時，爸爸和媽媽，一點也沒有嫌錢少，祇是稱讚我們賣得不壞。並且，趕忙叫我們洗澡，讓我們安閒地休息。

森森成吉集●

---

那一天的事情，直到長成了的現在，也還分分  
明明地記憶着在。

# 金目王子

讓我來把“金目王子的故事”講給大家聽聽吧。——

從前，蜘蛛國有一個第九十九代的國王。他和幾個王妃生了十多個王子和王女。但，不曉得究竟爲了什麼緣故，都一個一個的死掉了。雖說不曉得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但，在實際上是明白個中緣由的。原來，國王過於好色，而且酒也喝得很兇，因此完全把身體弄壞了；生下來的小孩都是軟弱或是殘廢的。不拘王室附從的醫生用盡了所有的方法，他們都還是不免早死。

最後，當頂小的王子也死掉了的時候，國王簡直悲傷到了不得。他豫想到自己是不會再有小孩。

的了，而在親戚當中又沒有可以安心把王位讓給他的人在；於是，他想，除開求神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所謂國王，就是十分迷信的，或是喜歡用迷信去利用人民的人物）。那天晚上，他就跑到華麗的宮殿之最深處的神殿前邊去，在黃金的燭臺上面點起天星一般蠟燭，祈禱起來。

“尊貴的神明！請用你的貴手賜給我一個小孩吧。祇要一個結實的傢伙就行。若是沒有繼承我的身後，而不會賣掉我的財產的人，不，若是沒有越發把我的財產添加起來的人，那我就死了也不能夠瞑目。”

因為他過於拚命的在那兒祈禱，所以，等到天亮的時候，國王已經疲乏了，就打起瞌睡來。這麼一來，那個當國王去年到西北領地去打獵的時候，被誤認為野獸，而用鎗打死了的十三歲的農夫的孩子，就在他的夢中現出來了。

“喂，我已經十四歲了哩。你看，我的輝耀着黃

金色的眼睛！我的眼睛是金的。”

小孩子好像用很大的聲音對着國王叫喚。

當國王醒過來的時候，就高興到了不得。他想，這一定是神明的宣告。這大概是神明假借小孩子的姿態來對他講話。因為他所殺的小孩子是個黑眼睛的醜醜的小鬼頭；而剛才所見的小孩子的眼睛，卻真正是和黃金一般地閃耀着在。——那一定是要把自己的財產越發添加起來的謎語。……國王馬上就吩咐大臣，要他把跟神明所宣告了一般的，住在西北領地的十四歲的金色眼睛的小孩子找來。

大臣就帶着許許多多的衆臣到四方八面去尋訪。這麼一來，就在一間醜醜的農民住屋裏頭，找到了一個害着黃膽病，直到眼睛都變成了黃色的小孩子。那是個年老的，貧乏的佃農夫婦的獨生子。

大臣非常高興，就尊重其事樣讓那發散着臭

味的小孩子騎到預備好了的白馬上，飛快地帶他到宮殿裏去。老農夫婦，因為孩子若是給人家帶去了，那他們自己就要失去生活下去的目標，所以，都哭泣着，請求他們不要帶去。小孩子也表示他不高興去，逃來逃去的；但，大臣們卻說這是國王的吩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拉跑了。

一到宮殿裏，他們就讓這黃色的，滿身都是垢穢的小孩子，即刻跑進到那水晶做成的浴室裏去，用那發出薔薇氣味的香水把身體洗得乾乾淨淨的。許多虱子的頭髮也被整潔地一根一根地梳起來，塗上高價的油質。修指甲，刷牙齒，連眉毛都被剪成了好模樣兒。並且，還換上了跟直到現在為止的破內衣完全不同的緊貼着肌膚的褲子和紅得刺目的周圍有着黃金色邊緣的絹綢上衣，而被帶到國王們的跟前去。

國王非常滿足地撫着小孩子的頭髮，把那眩目的，刻着許多寶石的黃金冠，戴到他的小小的頭

上去。就以這為信號，如雲一般地排列着的家臣們都三呼“金目王子萬歲！”。這樣，就取下了金目王子的名字。——到現在為止連飯都不很有得吃的小孩子，這麼一來，就一躍而成了蜘蛛大王國的繼承人。

金目王子簡直跟在做夢一般地。不，簡直是在夢裏也沒有見過的，盡是些總覺得莫明其妙的事情。如繪畫上所見的美好的宮殿，豔麗的居室，奢侈的用具，數不清的衣裳，攜帶物……怕人的盛饌，宴會，音樂，跳舞，儀式，許許多多的隨從的家臣……。

從國王起，無論誰個，對於他都很是鄭重！身邊的事情，都由家臣給他幹。無論什麼事情祇要他吩咐一句話就夠了。這祇是把金目弄得慌慌張張的；他想，所謂極樂的地方，就是這樣的設置吧。

可是，對於金目，這極樂就和地獄一樣。怕人的鄭重，冗長的說話的派頭，麻煩透的寒暄和會

見，無聊的儀式，不舒服的鎮定……都是些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不自由似的，但，實際上一點也不自由；你以為可以隨便任意的做去，但，實際上卻不行的事情。似乎誰都對他很親切；但卻沒有誰個會對他說出些心腹話語。

所以，金目總沒有覺到自己是幸福的。越是習慣，他也就反而越發覺得寂寞，越發戀慕從前在貧困的爺娘身邊的生活。於是他對於國王，對於家臣都拚命地囑託過，說是要回到原來的家裏去。可是，不但是誰都不給他幫忙，而且，祇有使得附從學者的授業更加添多了。

金目沒有辦法，也就斷了念，打算儘可能地不想到從前的事情，而且，就這樣地經過了兩年。——在那兩年當中，金目的爺娘悲傷地死掉了。但，按照宮殿的規則，金目並沒有去參加葬儀。此外，還有過大規模的戰爭。那是因為貪婪的蜘蛛國王想要更加擴大自己的領土，所以就跟鄰近的（有着同

樣的想頭的)蜂國國王開始打起仗來。戰爭終於勝負未分地終止下來了。但，因為那戰爭的關係，蜘蛛國的農民和勞動者們都打死了許許多多，剩下來的人們也更加弄得貧困了。可是，宮殿這方面，卻總沒有變動，在戰爭當中，還始終有着大宴會，金目除開出席宴會之外，還要為着檢閱出征軍隊而忙得不可開交。

第三年的一天下午，金目百無聊賴地獨自一個人悄悄地在宮殿裏走來走去。雖然王子已經在這兒生活了兩個年頭，但因為很寬廣的宮殿都有隨從的人們討厭地看守着的緣故，在宮殿當中，還有許多為他所不曉得的地方。金目偷偷地環視着房屋；一會兒，他就跑到一所樓房裏來了。那兒有着高高的窗子，他不介意地越過大理石的牆垣，俯視着宮殿外邊的道路。

王子希奇地坐在窗框子上邊，眺望着來來往往的民衆們。一會兒，有着四五個小孩子一塊兒跑

來了。小孩子都穿帶着孤兒院的衣、帽。仔細一看，那都是些當金目還在鄉間的時候，亂七八糟地在一起遊玩的朋友。於是，金目就不知不覺地大聲呼喚起來了。

“噯，噯！朋友們！”

小孩子們都嚇了一跳，看着上邊。並且，當他們發見了金目的時候，都還現出了吃驚的臉容。

“到那兒去？穿着那樣的衣服？”

金目又問了一回。這麼一來，小孩子們就好像約好了一般地，一句話也不回答，都現出似乎看見了很可怕的東西般的眼色。

“你們爲什麼穿着那樣的衣服？”

金目再問了一回。

“我們的爸爸和哥哥都打仗打死了。”

突然，一個小孩子在回答。

“打仗打死了？”

“我們的母親們，也借光死掉了。”

又一個小孩子在叫喚。

“真的嗎？哎，到這兒來吧。大家慢慢講。”

金目在招手。

“不去。一進去就會給人家綁起來。”

另外一個小孩子說。

“沒有事，要是我叫你們進來的話。——你們等一等吧。”

說着，金目就把腳兒垂到窗外的鐵的階梯上面去。這時候，小孩子們就一同叫喊着：

“不行！”

“爲什麼？”

金目吃了一驚，把腳兒停留住了。

“無論如何也不行。”

這麼一說，大家就一起跑掉了。

“噯，怎麼攪起的？”

但，他們都不管王子的話語，頭也不回地飛跑掉了。

金目弄得簡直摸不着頭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從前，大家都親密地在一起遊玩，誰也沒有露出過怕自己，討厭自己的顏色……如今卻都現出了完全像是我殺了大家的父親般的臉孔。……金目心中真覺得不痛快。

那時候，又有一個老伯伯在道路上走過。他總覺得這是自己曾經見過的老伯伯。仔細一看，祇有頭髮才白得幾乎令人認錯，原來是個當金目還住在鄉下時候的鄰人。他也跟金目他們同樣窮困。但，卻真正是個親切，良善的農人。並且，頂會說話，有空的時候，就時常講種種有趣的故事給他們聽。是個大家都喜歡他的老伯伯。

“喂，老伯伯！”

金目不知不覺地，慌慌張張地，把就要走過去了的老伯伯叫住了。老伯伯突然聽見了從上邊傳下來的聲音，就莫名其妙地擡起了頭。

“老伯伯，久不見了啦。”

金目繼續着說。

老伯伯好像嚇了一跳地，凝視着金目的臉孔。他想要說什麼，又停止了。鄭重地對他行了最敬禮就開始走他的路。

“老伯伯！等一等！——你爲什麼變得那樣老了？”

老伯伯又機械地停止下來了。並且，他還不知不覺地用袖子揩着那流出來的鼻涕和眼淚，想要說什麼話，又行了一次最敬禮，就跑開了。

那個老伯伯難道是發了瘋不成？——爲什麼要行那冷冷淡淡的禮呢。而且，不管我說了多少話，他還是一句話都不回答，……剛才的朋友和老伯伯等等，真是奇怪哪——金目覺得孤寂難堪。

當他想要離開窗子跟前，走向去的時候，他就聽見小車發出轆轤的聲音，一個穿着破衣服的農婦走到道路上來了。似乎是把野菜之類載到街市上去賣了回來，在拉着的空車裏頭，祇是載着一個

青色的小包裹。

“噢，那不是村尾的阿絲伯母嗎？”

當金目那樣想的時候，阿絲伯母那方面也無意之間看着上方，兩個人的視線就恰好碰着了。

“啊呀，小鬼……。”

老伯母剛剛說起就沈默下去了。因為金目的個子瘦小得厲害，所以村民都叫他小鬼，

“好久不見了哩，阿絲伯母！老伯母家裏還好吧！”

她跟以前的人們都不相同。而且因為對方還用從前的名字來叫他，簡直使得金目很高興，所以就這樣地問訊起來。

“我也想要對你說一聲‘還好’；但，你看，就是這樣的——”

說着老伯母就把破衣服拉起來給他看。

“越發窮困下去了哩。這都是借打仗戰和苛稅的光啦。……跟我們相反，你卻堂皇到幾乎使人家

認錯了呢。你真正變成了跟我們不相同的人類了  
嚟。”

老伯母好像很欽佩似的說。

“要是你過不下去的話，無論什麼東西我都可以拿給你。你不到裏邊來玩嗎？”

“那樣的事情怎麼能夠辦得到呢。”

老伯母唐突地回答。

“爲什麼？”

“爲什麼？你不是已經不是從前的小鬼，而是金日王子了嗎。”

“那是怎麼攪起的？我真高興會到老伯母們  
哩。”

“是嗎？”

老伯母好像在思考着般地側着頭說。

“可是，從你那樣的語調聽來，就已不是從前的小鬼了。你還是王子哩。”

“王子也還是小鬼哩。”

“不對。小鬼是小鬼，王子是王子，大不相同呢。……那末，攪擾了。”

那麼一說，老伯母就驢驢地拉着車子跑開了。

金目聽着走遠了的車聲，就急速地把紅得像火一般的上衣脫下來，丟掉了。並且，從階梯上跑下來，跟飛蝗一般地從庭門中跳了出去，就坐到恰好從那兒通過的馬車上去，一溜煙地跑回鄉下去了。

金目回去的時候，就不讓追來的人看見，將直到現在自己在宮殿中所看到的種種的奢侈和詭計講給大家聽。不平到難堪的民衆們，聽到他的話，都憤怒到了不得。

“國王們是我們的敵人。殺掉國王們！”

那樣的口號馬上傳播到全國去了。並且，到處的民衆都起來一同殺到宮殿裏去。他們突然殺掉了國王們，把大富豪的國王們所有的東西都取回來，使得大家都平等幸福地過着生活。

× × ×

“金目王子的故事”，這是在蜘蛛國裏沒有誰  
個不曉得的，著名的，“古典的”故事。

夏天，當夕陽映仄的時分，若是你在庭院或樹  
林的角落裏傾耳靜聽的話，那你就一定可以聽得  
見蜘蛛的母親們，那搖曳在涼風中的吊牀上，對着  
小孩子講着的這個舊話吧。

# 快車

(一幕兩場)

## 人物

松本敏子 大工場主的小姐。穿着非常漂亮的西裝。

前田房子 大銀行家的小姐。西裝的漂亮，不減於敏子。

房子的母親 銀行家夫人。穿着高價的日本服。

松本家的女僕

荒木 軋票人。

此外還有火車的乘客，茶房，站員等。

時 代

現代，秋天。

## 第一場

### 地點

前述的貴婦人們，從某著名的楓葉林和溫泉地回京，在快車的食堂中。

在列車的車輪和噴汽聲中開幕。演劇中，那些音響也繼續不斷。是在震動着的食堂車內部。（舞臺前面，沒有間隔。裏面，開着幾扇窗子；窗外，有着鄉村風景在移動，櫃子上，華麗地插着菊花及其他的花卉。）

三四個乘客坐在那兒，白衣的茶房正在搬運飲料和食物。

乘客A （望着窗外的楓林，向對面的B說）這邊，一些也還沒有變紅呢。

乘客B 唔，就這一點也可以曉得這裏跟山中的節候不同。

A 那邊的楓葉，實在不錯。

B 溫泉不也是很好嗎？

A 還有昨晚上的藝妓呢？哈哈哈哈哈。

B 祇有那傢伙不行，哈哈哈哈哈。

（這時候，敏子走在前頭，房子，房子的母親都從上方登場。）

敏子（巡視着）啊呀，好難看的食堂！

茶房（飛快地看到了她們）請進來！（行着禮，走近她們的身邊。）

房子 東北的火車無論什麼都不行。

母親 那是因為這邊的火車大都是給鄉下人乘坐的緣故啊。

敏子 還是叫人家把菜弄好帶了來好啦。弄錯了。

茶房 請到這裏坐吧！

房子 我，肚子還不餓哩。

母親 但，還是吃點好。直到獨唱會完場都不吃東西，那你無論如何也受不了吧？

房子 中間有休息呢。

母親 有沒有充分的時間，可不曉得哩。

房子 從車站到劇場裏的時間，是很迫促的嗎？

敏子 是的。所以還是吃一點下去好啊。

房子 那末，就吃一點吧。

茶房 (起勁地) 請。(將她們領到離開A, B 兩位客人的適當的坐位上去。)

敏子 (拿着菜單) 吃什麼？

房子 唔，我就吃個炒蛋和火腿片吧。你呢？

敏子 那末，我也一樣吧。(對着母親) 太太呢？

母親 大家都一樣吧？

茶房 (飛快地) 火腿和炒蛋三客。

敏子 對了，還要三客咖啡。

茶房 曉得了。馬上就拿來。(故意地寫在紙上，下場。)

敏子 茶房倒很伶俐呢。

房子 祇是在這食堂車裏吧。

敏子 當然囉。

房子 (好像很倦怠地挺一挺胸) 啊啊……這回的貴別莊真是好極了。可是溫泉和楓葉，當真覺到好的也不過是起初的一兩天吧。

母親 (跟訓誡一般地) 啊呀，說這些話——

敏子 真的哩。鄉下是沒有什麼好東西的。鄉下的東西，不論什麼，祇有粗眼一看才覺得最好。

母親 我的意見跟你們不同哩。我真喜歡鄉下的好風景。

房子 風景？——就是我也並不是不歡喜玩賞風景哩。可是，有一個文學家在說呢，美景和美人，若是整天價看着，也會覺得沒有什麼味兒。

敏子 啊呀，我反對後面的意見。

房子 是的，顏臉的感覺，我們卻可以每天變化，使人家感到新的情趣的啊。

敏子 那些三文不值的文丐，簡直沒曾見過真正的美人哩。——不然的話，就是不服氣。

房子 (點頭)可是，就說在不服氣，也算是很聰明的不服氣呢。所以，我記住了。

母親 就是美景，那樣的三文不值的文丐也是不知道的。

房子 不對，媽媽！像風景般的東西，就是文丐也看得見哩。媽媽對於自然的愛好，那是陳舊的傷感主義呢。

敏子 對啦。

母親 啊呀，敏子小姐也是那麼想？——哎，你簡直十分贊成呢。

房子 可是，沒法子呀。總之，媽媽跟我們是時代不相同。今夜的獨唱會不就是一個例子嗎？媽媽不總是說‘日本音樂比西洋音樂好’嗎？但是，我們呢，祇要有普落菲達氏的獨唱，那就即使住在日本的極南極北的地方，也

會趕回來聽的。

母親 哎，好熱心的‘迷’呢。

房子 啊呀，你說是‘迷’！（望着敏子的臉孔，聳起肩膀，在笑。）

（敏子也微笑着。）

母親 真正是‘迷’呢。……可是，那還不是因為普落非達那個人是個年輕而漂亮的西洋人嗎？弄西洋音樂的大抵都是年輕人，所以你們年輕人都很喜歡。

房子 啊，淺薄的媽媽！所以，我說跟我們是時代不相同哩。對嗎？敏子姐姐！

（敏子沒有說話，點了點頭。）

茶房 （拿着盛咖啡杯和 Cream 壺的盆子上場）久等了。（把杯子放在三個人面前。）

房子 （繼續說下去）可是，說漂亮，普羅非達氏倒很漂亮。

敏子 假使行，那我明晚就送他一籃花吧。

房子 啊呀，我也要送呢。那末，兩個人一起送吧。

茶房 要放點 Cream 進去吧？

（那時候，突然響起了短促而尖銳的汽笛聲。）

母親 啊呀，什麼事？

（話還沒有說完，車室全體就受到衝擊，速度遲緩起來，接着就停車。）

敏子，房子（不禁失聲）啊呀！

（同時，杯子因震動而溢出。敏子面前的杯子的飛沫，就來不及避開地濺灑在她的胸脯上。）

敏子 啊！（一壁叫喚，一壁把身子讓開。）

房子（又吃驚又覺得有趣）啊呀，不得了！

（敏子馬上從袖口裏面取出紅綢的手巾，揩拭胸部。）

母親 啊，敏子小姐！了不得！

（敏子咬着嘴唇，把手巾丟到地板上去。）

茶房（慌張地用檯子上邊的紙布拂拭着檯子）對不住！意外的……。

敏子（攔住他）我並不是在發你的脾氣！

茶房（拾起地板上的手巾，送給她）對不住！

敏子（發氣地揮開他的手腕）那樣的東西，我是不要了的呀。你這愛管閒事的茶房！

茶房（惶惑地）是！（把手巾照原樣地放在地上，狼狽地走開。）

三個其他的乘客（當車身受到最初的衝擊，倒翻了啤酒瓶等等的時候，他們也曾叫喚着）什麼事？——怎麼攪起的？（把鎖着的玻璃窗用盡全身的氣力推上去，決然地伸頭出去，望着列車的前方。）（列車外面喧嚷着在。可以聽到踏着線路的鐵軌，枕木，和沙礫飛快地跑到前邊去的乘客的足音。）

三個乘客（當茶房從檯子旁邊走開的時候，就

你一句我一句地說起話來)好像軋死了人!  
的確不錯!

列車外邊的喊聲 是馬!

什麼,軋死了馬?

不對,是人。

是人!

是個種田的老頭兒!

三個乘客 什麼,軋死了種田的老頭兒?——那倒  
要看一看。

去看一看吧!

看一看吧!

茶房 (攔住一同跑出去的他們)喂,喂!

乘客C 什麼?

茶房 請付賬——

C 多少錢?

茶房 四毛錢。

C 唔……(丟下一個五毛錢的銀幣,下場。)

乘客 A, B (一同說) 我們呢?

茶房 唔, 啤酒兩瓶……。

A 快點!

茶房 唔……兩塊五毛。

B (拿出一張五元鈔票) 找頭以後再來拿。

(A, B 一起下場。)

母親 軋死了種田的?

房子 簡直是十分暴亂的停車辦法呢。死了一個  
種田的就值得停車!

敏子 (強烈的同感) 真的呀。

房子 (對着敏子) 去看一看吧, 敏子姐姐!

(敏子凝視着對方的臉孔, 搖頭。)

房子 爲什麼? 怕? —— 不要緊的, 那樣的事情有  
什麼關係。披着外套去吧……。

母親 (攔住) 不要去。那樣的東西, 女人家是不能  
去看的。

房子 可是, 媽媽! 不是很有趣嗎? 我自出世以來,

還沒有看過一回死人呢。軋死的人，不知道是現出怎樣的臉孔的？我想看。我一定要看。

母親 哦哦，不行！看了那樣的東西，以後你就會吃不下火腿和雞蛋哩。

房子 不要緊。（驕縱地搖着手）斷斷不會吃不下去的。去吧，敏子姐姐！（拉她的手腕。）

敏子 （輕輕地拂開她的手）不去，不去。

房子 啊呀，你不喜歡看死人？

敏子 要看死人和傷人，到我爸爸的工場裏去，每天都可以看得見。

房子 啊呀，職工們每天都給弄死？

敏子 （點頭）嚶嚶。

房子 啊！那才好呢。我爸爸的銀行裏卻完全不行哩。

敏子 若是你要看，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讓你看。

房子（高聲）請！請你一定讓我去看吧。——可是，你也還沒有看見過軋死的人吧？

敏子 我看了要生氣呢。不曉得是那裏的農夫還是馬匹，真是些無禮的東西！

房子（天真地同感着）真正是無禮呢，弄髒了你所喜歡的西裝。

敏子（用力地）啊呀，房子姐姐！我並不是可惜我這樣的西裝哩。西裝這些東西，祇要我想做多少就可以做多少。

房子 但是，今天晚上的獨唱會呀！

敏子 那倒不用說，我最不高興的就是無禮！

母親 偏偏在這種鐵道上。

房子 這才是東北的鐵道哩。它恰好跟不懂禮貌的農夫配對！

敏子 不管怎樣不懂禮貌也該有個程度。要死，也應該盡可能的不妨害人家地死去才好。不要破壞了完全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的我們

的情致。——真是完全沒有一點公益觀念呀。

房子 那樣笨蠢的農夫，所以才會死掉哩。

敏子 我，這一回已經是第二次了呢。

房子 啊呀，從前你的咖啡也給農夫碰翻了？

敏子 不，不是咖啡，是硫酸。

母親 硫酸？

敏子 (點頭) 前次工場裏發生罷工的時候，職工們想要把硫酸來潑我。

房子 啊！可怕！

母親 多橫暴的工人！

房子 爲什麼他們要那樣幹呢？

敏子 因爲罷工快要失敗了。……什麼工人，農人，都簡直不是人類！(好像忽然注意到一般地)啊！

房子，母親 爲什麼？

敏子 不得了。

房子 什麼？

敏子 這樣地延遲下去，獨唱會也會來不及趕到了。

房子 啊，對啦。（忽然用手抱住母親的頭頸）媽！怎麼辦呢？

母親 （泰然地）不要擔心吧。馬上就會開車的。沒有爲着這樣的事情儘是停留下去的道理。

房子 當真？

母親 沒有問題。

房子 可是，還是要稍爲遲點吧。（捏着拳頭，現出好像就要打那眼前的農夫的樣兒）真糊塗的農夫！

（這時候，有着跟以前不同的兩三個乘客登場。一壁說着話，一壁坐下。）

乘客D 死得真可怕！

E 一隻腳飛了兩丈多遠，真是壯觀？

D 臉孔弄得血肉模糊……那麼一來，人也就完

了!

房子 (聳着耳朵) 啊嚨, 真好! —— 媽媽; 去看看吧。

母親 (制止她) 已經馬上就要開車。人家都回來了。

房子 真掃興呢!

乘客F (向着D, E) 恐怕他沒有注意到火車來吧?

D 什麼, 聽說是有意的自殺哩。

F 嘿? 自殺?

D (點頭) 據說是因為去年的佃戶爭議失敗, 今年又是荒年, 再也沒有辦法了, 所以就自暴自棄地尋死, 不, 所以就爲着反對地主而死哩。

E 農民們聚了攏來, 一定會嚷着, 要實行報仇呢。

F 那末, 是示威運動的自殺吧?

E 來個示威運動都不壞哪, 哈哈哈哈哈。

D 這一帶, 據說是每年都會發生佃戶爭議的有

名的地方哩。佃戶固然不好，但頑固的地主似乎也很多呢。

F 那末，若是用春秋的筆法，就應該是：‘頑地主，停快車’呢。

E 你真是警句的妙手哪！哈哈哈哈哈！

F 哈哈。

敏子（好像氣惱了般地）恐怕要儘停留下去吧！

房子 真是個不成樣子的列車！（又把手搭到母親的頭上去）媽！趕不上了，趕不上了呢！

——舞臺暗轉

## 第二場

地 點

火車站的軋票處近傍。

舞臺。（大體）上方，是從月臺走下來的段階，中央約莫有着三個軋票處。下方，是車

站的出口。

在列車到着的音響中，舞臺就明亮起來。到處都眩目地點着電燈。荒木等三個軋票人，在軋票等第待着。在前面，松木家的女僕也等在那兒。

荒木（看手錶）遲了好久哪。

同伴R 看來好像是在交通頗不便利的地方軋死了的。

女僕 啊嚟，軋死了誰個嗎？

R 所以，遲了呢。

女僕 啊，可怕！

同伴S 同樣是死，但火車裏卻真犯不着哪。

R 可是，火車是自家的東西啊。

S 不要開玩笑。我們的汗血儘管被榨取了；可是，連一根鐵軌也不是我們的東西啊。

荒木 對啦，像我們這一點工錢，就是汗血大概也榨不出來了啦。

(這時候，可以聽到皮鞋聲和木屐聲，在段階上現出了幾個客人。)

R (擡頭)來了!

(乘客們都把車票交給軋票處，下場。在繼續不斷的旅客羣衆的前頭，現出了敏子，房子及其母親。都穿着上了皮領的外套。敏子緊合着外套的前襟。)

女僕 (叫喚)啊，小姐!

(敏子舉手。)

母親 (一壁走下段階，一壁說)爲什麼不論在那一個車站，汽車都不能夠停在月臺旁邊?真笨!

房子 可不是嗎!

敏子 就是軋票處也是那個樣子。火車分了等，一到軋票處卻各等的乘客都混在一起。(三個人都走近軋票處。)

房子 先走了!(最先交了車票，走出。)

母親 (向着敏子)你先走。

(不待她說,敏子就把手伸進到外套的衣袋裏去,將車票(和摺着的支票混在一起)拿了出來,從鄰近的荒木所管理的軋票處出去。)

女僕 (向着各人)回來了。回來了……。

敏子 汽車呢?

女僕 在那邊等着。

敏子 來不及了呢。(跟房子們一塊兒匆忙地走到下方去。)

(荒木以為車票下面的支票是一張核算單,就把它領受過來 但,感到紙頭有點不同,才加以 查。)

荒木 (吃驚)兩千元!——支票!並不是核算單!

(慌忙向着敏子)啊,喂喂!

(但,敏子她們還是不注意地走着。)

荒木 (再叫)喂喂!

(敏子她們稍爲回過臉來看了一看；但，還是繼續走她們的路。)

荒木 (阻住了繼續跑出來的旅客)對不起，(指着鄰近的軋票處)請從那邊出去吧！(關好柵門，向着鄰近的R和S)請代收一下子吧。(說了以後，就追趕着敏子們，走到舞臺下方之極處，方才追上。)喂喂！

女僕 啊呀，小姐！

(敏子回頭。)

荒木 (把支票拿了出來)你不是把這東西和車票一起交給我了嗎？

敏子 (驚奇地將支票領受過來，好不容易才想起來)是，是。放在袋子裏，忘記了呢。——謝謝。(還是胡亂地放進袋子裏頭去，下場。)

荒木 (茫然地望着她們，然後，向着舞臺正面，合着兩手)什麼！完全把兩千塊錢當紙屑一般地。(回過臉去，想要走到軋票處去。)

(當他茫然的時侯, 軋票主任就從舞臺裏向  
跑了出來, 走向軋票處。)

主任 (向着R和S) 荒木君怎麼了?

R, S (指着荒木) 在那邊。

主任 (走過去, 正當荒木回過臉去的時候) 噯, 荒  
木君! 不得了!

荒木 (吃驚) 什麼?

主任 給方才的快車軋死的, 據說是你的父親!

荒木 嘿? 父親?

主任 唔, 方才從發生事情的地方, 詳細地用電話  
通知了的。說是你的家族和村裏頭的人們  
都要你馬上回去。

荒木 (抓住主任的手腕) 當真?

主任 誰騙你來。

荒木 父親完全沒救了?

主任 唔, 據說是那樣的。

(荒木茫然地站着。)

藤森成吉集 •

---

主任（拍他的肩膀）總之，趕快拿了免票回去。

（荒木蹣跚地走動了幾步。）

——幕急下。

**不拍手的人**

我忽然留意到了。這實在是個奇怪的傢伙。爲什麼祇有這傢伙不拍手？——

大家都跟着演講者的熱辯在拍手。都幾乎要拍破手掌，把暴風雨般的音響送到演壇上去。不，大家正一齊射擊着在。其中，且有着覺得光是這樣還接捺不住，因而叫喚起來的人們。“是的，不錯！”“都被捕了！”“當局是我們的敵人！”

那時候，跟街路樹一般地圍繞着會場的警察們，眼睛裏都泛着白光，指揮刀跟狗鍊一般地，威嚇地，響着。但，自然，那樣的表情是不會有什麼效果的。演講者們的彈劾是正當的。在那裏，具有法廷和陪審官的威權。而且，在今天，警察們是個被

告。

若是警察們又橫暴起來的話，那就恐怕聽衆們誰也不會默默地看着吧。這，他們——被告們——也很曉得。所以，才僅僅使用那最小限度的目光和指揮刀的音響。

‘彈劾當局在五一節所採取之行動的演說會’，正在嚴肅的暴風雨中進行着在。和演講着的勞働者們的吶喊一同，聽衆的心胸也在叫喚。所有的感情都一同燃燒着，搖曳着，震動着在。——可是，這是怎麼攪起的？爲什麼祇有這個人獨自怪異地沈靜着在？

這和海浪中的岩石般的人，是坐在我的近旁的。臉孔蒼黑，但，好像在那裏有着弱點。鼻子有點歪斜，有着銳利的眼睛。穿的是一件粗劣的，土色的勞働服，很一個中年的勞働者。他將嘴巴閉成一字形，祇是盯着那演講者。

狗東西！——我在想。真裝得像。你在拚命地

凝望着什麼東西？你是在把反抗者的臉孔詳細地記進心胸裏頭去呢？還是你的眼睛竟和蜻蜓的眼球一般，可以看到四面八方呢？……我銳利地監視着他。然而，他還是不動。無論經過了多少時候，他都不打算要拍一聲掌，說一句話。

我覺得有點奇怪。這傢伙是個偵探的生手呢？還是老奸巨猾，狗膽過大呢？“嚶！”我已經全心注視着那個人，把演說拋在一邊，想要呼喚一聲，就把臉孔靠近到他那邊去了。那時候，在他的眼睛裏，卻映照着像電光在輝耀的東西。啊呀，好奇怪的傢伙。難道這條狗是有所感而哭泣着的嗎？……那當兒，又有着狂風暴雨震撼着會場。他就好像忘記了自身一般地，把直到現在都沒有動過的——放在我的身旁的——手腕舉將起來。但，一舉到胸邊的時候，馬上又放落到膝頭上面去了。

那時候，我作了一個偉大的發見。我發見了一個比哥倫布所發見的新大陸還更偉大的東西——

一。我的血液不知道朝什麼地方逆流了一次。我在薄暗中凝視着。並沒有弄錯，在他的膝上微微地顫動着的東西。是個沒有手掌的手兒——不，是個播槌。

比照像的閃光還要來得快，來得強，我在眼前看見了一個幻影。像幾千條瀑布一般地發着亮奔流着皮帶，呻吟着馬達，跟貓一般油滑地，飛快地施轉着的機械——就在那個時候，突然鉤住了那擦亮了的指甲，一剎那間，就現出了那變成了淡紅色的煙和霧的五根指頭和手掌……

我明白了一切。在我的眼中，好像突然泛起了洪水。

“老兄！”

我一壁在白霧當中飲泣，一壁就用一雙手把那山芋般的，沈默地顫抖着的生物緊握着。



# 藤森氏年譜

## 明治二十五年（西歷一八九二年）

八月二十八日，生於長野縣，上諏訪市的一間老藥鋪“大阪屋”裏。居長，是個獨生兒。病弱。

## 明治二十七年

七月，母親以短刀自殺。爲了父親的遊蕩和祖母的專制；總之，乃是封建殘餘家族制度的犧牲。後來，父親就娶現在的繼母。

## 明治三十二年

就學於市立高島小學校。在這幾年當中，特別學習過英文和日本畫。

### 明治三十八年

從當時的高等二年級，以第一名考進諏訪中學。

### 明治四十三年

沒有經過考試，就進了第一高等學校的德國法科。那時候才曉得自己有妹妹。原來是父親跟街上的藝妓生下來的，那正在我出世的同年；一向都守着祕密。從那時起，我就非常愛我的妹妹。

在第一高等，與倉田百三等同級。（我曾和倉田在寄宿舍內的一間房子裏同住過。）同年級的英文科裏，有菊池寬和芥川龍之介等。並且，在學校生活期間，還在故鄉認識了當着新聞記者的濱本浩。一直跟他繼續交遊到現在。

## 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

正月，在故鄉寫好了“脚爐”。七月，卒業於高等學校，入東京帝國大學德國文學科。（父親打算把兒子薰陶爲他自己也曾希望過，而沒有做成功的大政治家，因此，才叫我進法科；但，在第一高等學校念書時，我就受到了當時大批地翻譯，介紹過來的俄國文學的影響，所以，會到了父親之後，就決然轉到文科去。）

那年夏天，跟那須浩等一塊兒遊伊豆大島。一回到家鄉，馬上就着手寫長篇“波”。“脚爐”和“波”都是很細緻地寫在小小的備忘錄上的。）秋天，上京，將“波”等給同鄉先輩窪田空穂看。爲其所讚賞，於是就計劃出版。

## 大正三年

向父親借到三百元左右，六月，就把“波”自費出版，印了五百部。本想請新潮社發行；但，

不答應，乃用同鄉矢島所經營的中興館的名義。夏天，寫“祖母”。（後來分做好幾個短篇發表。）“波”為贈閱的文壇諸家所稱讚，於是，在文壇上乃為人所知。因此，應當時帝大文學部機關誌‘帝國文學’之請，發表“脚爐”，被推為該雜誌的編輯員；還將短篇拿給‘新潮’編輯中村武羅夫。

## 大正四年

正月，在‘新潮’的‘新進作家號’上發表“雲雀”。得到了普遍的稱讚。

暑假，寫長篇“煩惱”。（在這以前，就為大杉榮等的文章所影響，幾次都想要休學。）

## 大正五年

二月，由於自己和級友本莊實之交情，經池永夫人之手，與岡倉由三郎長女信定婚。六月，

與大學考試之完畢同時，就由芳賀矢一夫妻之介紹，實行結婚。八月，鈴木三重吉勸我寫“紙花”。(十二月，在‘新小說’上發表。)九月，到崗山去做第六高等學校講師。

## 大正六年

二月，作“牀甚”的草稿。六月，把教授職辭去，跟妻一同歸故鄉。因為學校生活的無意義和對於新文學的欲望，使得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家居期間，和父親他們在思想及其他各點上，有所爭執，還害着猛烈的胃腸病。八月中旬，計劃進行二三年間的流浪和勞働，棄置正在妊娠中的妻子，一個人獨自到山陰道去。因為胃腸病的關係，儘是在溫泉地帶兜圈子；作“在研究室中”於某溫泉。終於無法支持下去了，十多天後，仍然回到故鄉去。躺在老家中，和父親他們繼續爭執。

十二月初，和剛剛出世的長女純江三個人一同逃到房州，北條的岡倉別墅去。

### 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

留居北條的期間，於療養之餘，也作各種草稿（到後年才發表）。三月初，上京。賃居於市外目白，鷗山的小房子裏。

七月，由於鈴木三重吉的介紹，將“山”拿到新近發刊的雜誌‘中外’去發表；再爲文壇所認識。八月，在‘新潮’上發表“憧憬”；九月，在‘文章世界’發表“姑娘”。從這時候起，才跟有島武郎認識。

### 大正八年

正月，在‘文章世界’上發表“在研究室中”，在‘中外’發表“雞蛋老太婆”。三月，在‘中外’上發表“湖水的那一邊”；五月，在‘大觀’上發表

“小孩”；六月，在‘雄辯’上發表“牀甚”，在‘帝國文學’上發表“蛙”；七月，在‘新潮’上發表“母親”，在‘文章世界’上發表“舊先生”第一篇。十月，由新潮社出版最初的創作集“新地”。（由於片上伸的勸誘和阿部次郎的介紹。）因為對這單行本的批評，認識了木村毅。

十二月，長男岳夫出世。

## 大正九年

正月，在‘太陽’上發表“鼠”。還由聚英閣出版了第二創作集“在研究室中”。四月，在‘改造’上發表“盜人”；九月，在‘太陽’上發表“燕”。“一個製作”“春”（曾被胡亂地採進到教科書裏去）“家庭和他”“奇妙之家”“麻雀飛來之家”等等，也發表於這一年。

七月，將“波”改名為“年輕時候的煩惱”，由新潮社出版。好評，再版，九月，由叢文閣出版創

作集“寂寞的一羣”。(這時候,才和足助素一相識.)

## 大正十年

發表“罪業”“那天晚上的追憶”“直到離開故鄉”“竹和蝸牛的話語”等等。還把長篇“妹妹的結婚”在‘文章世界’及‘新文學’(‘文章世界’的改題)連載了三個月;九月,乃由叢文閣出版。七月,到土佐,把長篇“崩壞了的夢”在‘福崗日日新聞’上連載。

此外,單行本則有:正月,由新潮社出版的長篇“煩惱”;九月,由金星堂出版的“那天晚上的追憶”;十一月,由新潮社出版的“煉獄”,同月,由金星堂出版的感想集“產生藝術的心”。

加入創立於本年末的社會主義同盟。此後就明顯地參加社會主義運動。

## 大正十一年

三月，六月，將“牀甚”和“雲雀”各各作為‘名作叢書’的一篇，由金星堂出版。

夏天，旅行北海道，直到北見。途中，宿泊於狩太的有島農場。九月，次女不二子出世。

發表短篇“放鴿子”“一個體操教員之死”(七月，載於‘解放’)“路上”“少年之羣”等等。

## 大正十二年

發表“走脫者”“地主”等。在‘東京朝日新聞’上連載“到東京去。”。正，二月間，因為“女工哀史”原稿的事情，與細井和喜藏相識。

五月，感想集“大地的香味”從人文社出版；六月，中篇小說“舊先生”從新潮社出版。

同月，適逢有島武郎之死。夏天，人很疲弱，與家族一同到伊豆土肥去。八月，創作集“到東

京去”由改造社出版。一回京就碰到關東大震災。

聽從安部磯雄，山崎今朝彌的勸說，爲着防備那乘機襲來的大反動時代的緣故，而共同設立日本費邊協會，發行機關誌“社會主義研究”。

## 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

正月，在‘改造’上發表“逃跑了的人們”，在‘大觀’上發表“蟋蟀”。五月，創作集“放鴿子”由玄文社出版。

同月初，得細井和喜藏的助力，投進了幾乎是十年來的願望的勞働者生活中。曾轉換過幾個場所：第一是花王肥皂工場，第二是北海道，遠輕，家庭學校農場，第三是松澤病院畜產部。當我最初在肥皂工場做工的時候，曾爲‘東京朝日新聞’記者所探索，批露，受到囂囂

然的毀譽。

這期間，六月由新潮社出版短篇選集“溫暖的信”，九月由聚英閣出版感想集“叛逆藝術家”。十月，在‘改造’上發表“北見”。

## 大正十四年

繼續在濱松市外的布帛工場，南葛的鑄器工場，信州岡谷的製絲工作，直到五月末才完成預定計劃。

七月，“女工哀史”出版後不久，細井就去世。（曾與友人們共同建立細井和喜藏紡織勞働應援委員會。）

由於友人而且是改造社記者的濱本浩的勸誘，將勞働體驗的大略記錄“狼”從九月起連載於“改造”上。還發表“京洛之秋”“親心”等。

## 大正十五年

二月，由改造社出版“惱笑”。開始寫戲曲的原稿。

同月，在‘新潮’上發表戲曲的第一作“磔茂左衛門”；五，六月在‘改造’上發表第二作“犧牲”。前者馬上由井上正夫一班戲子在淺草松竹座上演；後者也由小山內薫預備上演於築地小劇場第二次的創作劇中；但，被禁止上演，連登載它的‘改造’也遭發禁。因此，就發生了文藝家協會和出版者協會的共同的改革檢閱制度的運動。

五月，到新潟縣，木崎村去援助佃戶爭議；六月，爲着獲得該村農民學校建設基金的緣故，和木村毅，加藤武雄共同編纂“農民小說集”，由新潮社出版。

七月，戲曲集“磔茂左衛門”由新潮社出版；九月，感想集“狼”由春秋社出版。

同月，在‘新潮’上發表第三戲曲“夫婦”。此外，

還發表有短篇小說“迎接車”“鳥”“魚音”“松”“恍惚的孩子們”等等。十月，由改造社出版短篇集“故鄉”。

### 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

正月，在‘改造’上發表第三長篇戲曲“是什麼東西叫她那樣幹的？”；在‘婦女界’上發表為‘市街劇場’而作的鄉土劇“復仇故事”。四月，前者由土方與志上演於築地小劇場；後者由伊藤松雄上演於信州。同月，第二戲曲集“是什麼東西叫她那樣幹的？”由改造社出版。

二月，成為‘文藝戰線’的同人。五月，勞農藝術家聯盟成立，曾經加進去；七月，在‘文藝戰線’上發表“散彈”。此外，還發表有“田園騷動”“門帘一重”等等。九月，岡谷林組（製絲工場）罷工勃發，因而到信州去。十一月，與同志們一同脫離勞農藝術家聯盟，建立前衛藝術

家同盟。

### 昭和三年

正月，在同盟機關誌‘前衛’創刊號上發表戲曲“偽造股票”。在‘改造’上發表戲曲“相愛記”，在‘女性’上發表“好友”，在‘新潮’上發表“鈴的感謝”。“偽造股票”由前衛劇場上演於朝日講堂。

二月，爲勞農黨所要請，由信州第三區將多病的我推爲第一次普通選舉的候補國會議員，與小川平吉等作戰：但，終於落選。馬上歸京，在東京朝日新聞社所主催的各派鬥士演說會講演。

同月，經青山杉作之手，將“相愛記”上演於築地小劇場。

三月，受到暴壓以後，前衛藝術家同盟就和日本普羅藝術聯盟合併，成爲納普，同月，‘新興

文學全集'第二卷“藤森成吉集”由平凡社出版；四月，“新選藤森成吉集”由改造社出版；五月，創作集“相愛記”由春陽堂出版。

五月，在聯盟機關報‘戰旗’創刊號上發表“放”；九月，在‘改造’上發表戲曲“十萬圓事件”。十月，當代表，出席於新黨準備會全國代表會議。十二月，當代議員，出席於新勞農黨成立大會。同月，納普被改組。

## 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

正月，發表“土堤大會”於‘戰旗’。二月，被日本作家同盟成立大會選為委員長。三月，發表第五長篇戲曲“光與闇”於‘戰旗’；四月，發表“翼”於‘改造’。（以上的作品目錄，祇是舉其大略。）

譯者附註——一九三〇年，藤森氏偕其夫人，西遊德國。直到一九三二年五月間才經

由美洲返國。在滯歐期間，氏仍作為作家同盟之一員，努力活動；且經常為內國諸前進雜誌寄稿。返國後不久，即為日本的軍閥政府橫加拘捕，投之獄中，旋被保釋出獄。據傳聞，最近已被宣判徒刑一年。當譯者書此時，這位可敬可佩的新興作家，恐怕又在地獄般的監牢中再度其囚徒生活矣。

No. 0618

藤森成吉集	實價七角五分	出版者 現代印刷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譯者 森堡 原著者 藤森成吉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現代書局 漢口 廣州 北平 南京 重慶 成都 開封 鄒州 洛陽 貴陽 蘭州 汕頭 南寧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10, 20, 初版	1—2000册
-------	--------	---------------------------------------------------------	---------------	------------------------------------------------------	--------------	------------------	---------

